

俄羅斯問題

著原夫諾蒙西蘇
譯 指 茅

The Russian Question

By K. SIMONOV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79.54

著者號 906

登錄號 3129302

俄羅斯問題

蘇聯 K·西蒙諾夫原作

茅盾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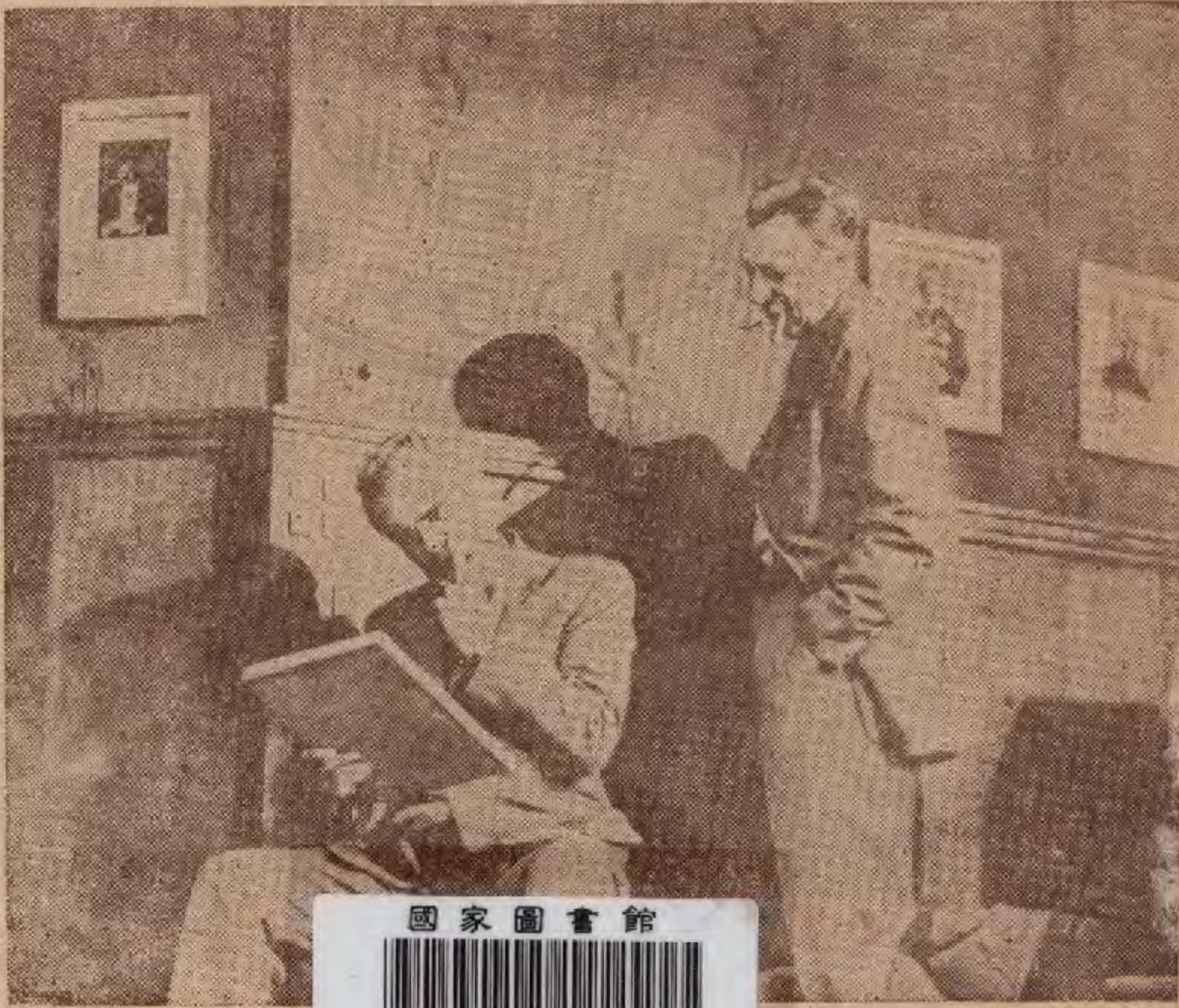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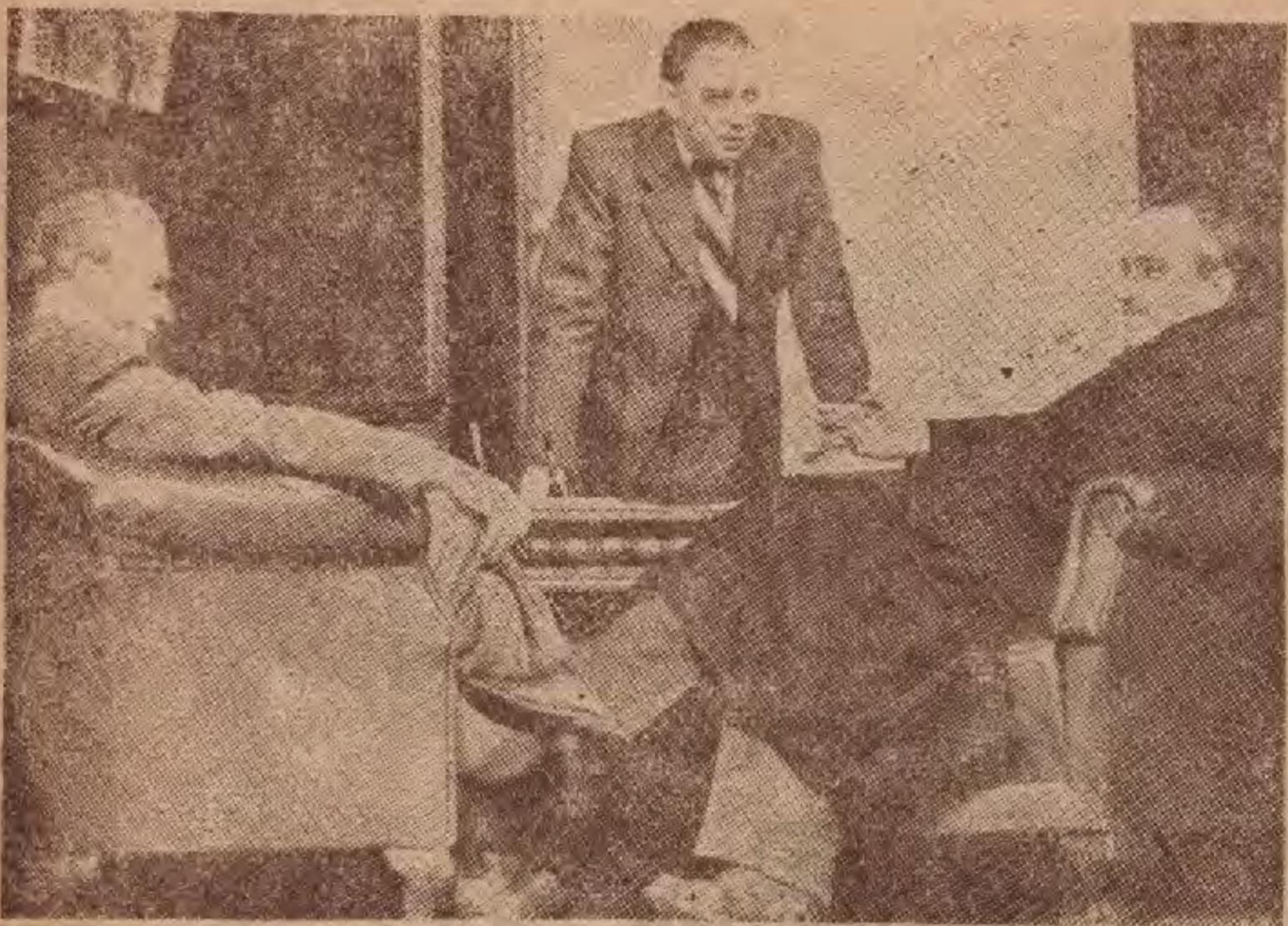
世界知識社發行



查禁書刊	
類別	
編號	20-074
來源	

1048
880.55
84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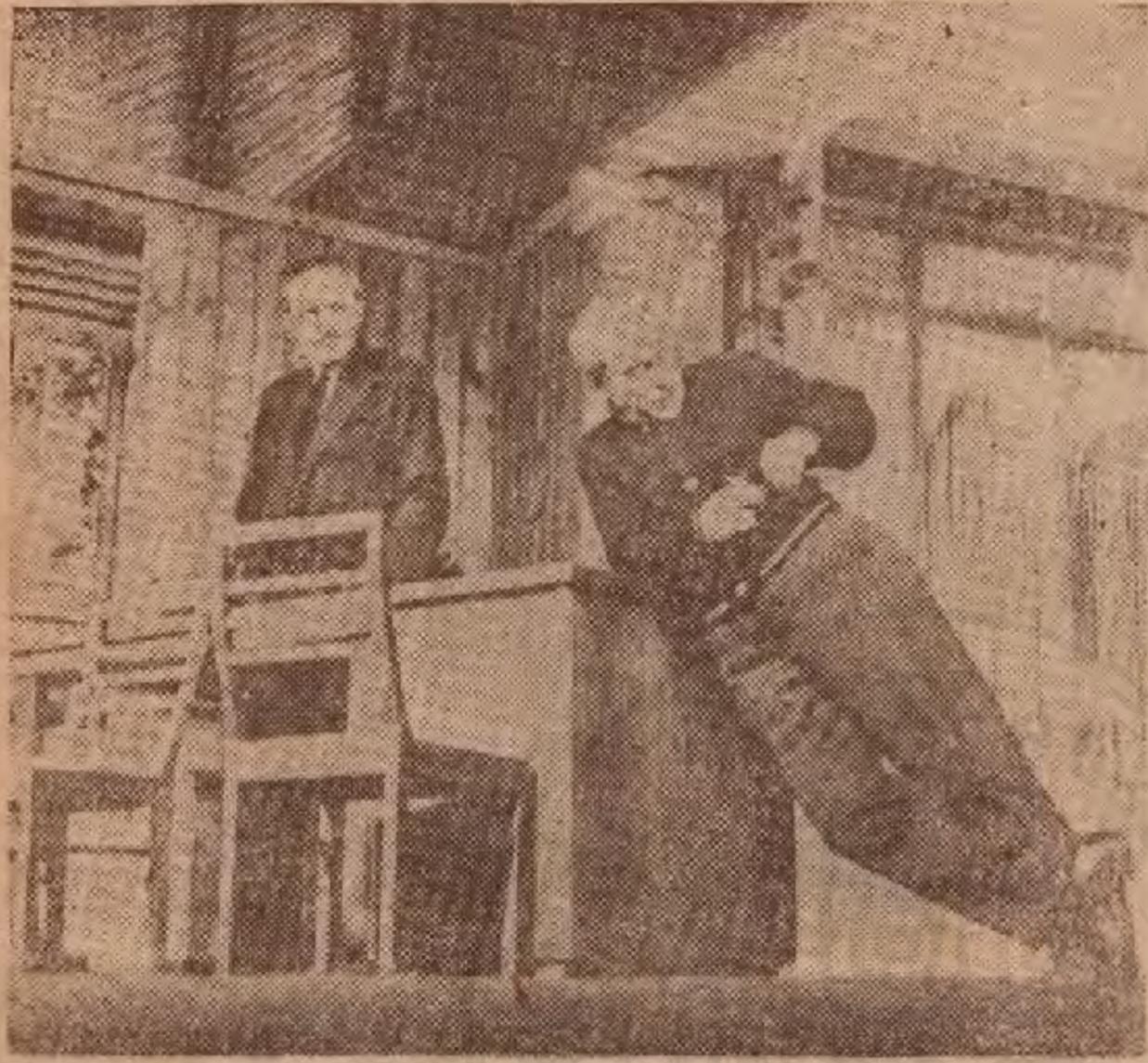
（左圖）紐約一個報館的大老闆馬菲爾遜（左）和馬菲爾遜報館裏的主筆古爾特（中）慫恿本劇主角記者斯密司（右）以三萬元美金的代價寫一本以反蘇為題材的書，斯密司答允了。



（右圖）馬菲爾遜看着他過去的好友墨索里尼的照相說：「自從這傢伙在米蘭倒吊了之後……」

國家圖書館
004636898

(左圖) 記者斯密司(左)向
他的朋友墨爾菲(右)訴
說他所遭到的麻煩。



右圖) 當斯密司的朋友墨爾菲(右)向
斯密司保證書報發行人也會發一本親蘇的
書時，斯密司和他的妻子席絲綺就情不自
禁地和墨爾菲興高采烈地跳起舞來。



(右圖) 希望幻滅了。凱斯勒說，如果斯密司寫一本親蘇的書，那麼馬菲爾遜就會給他顏色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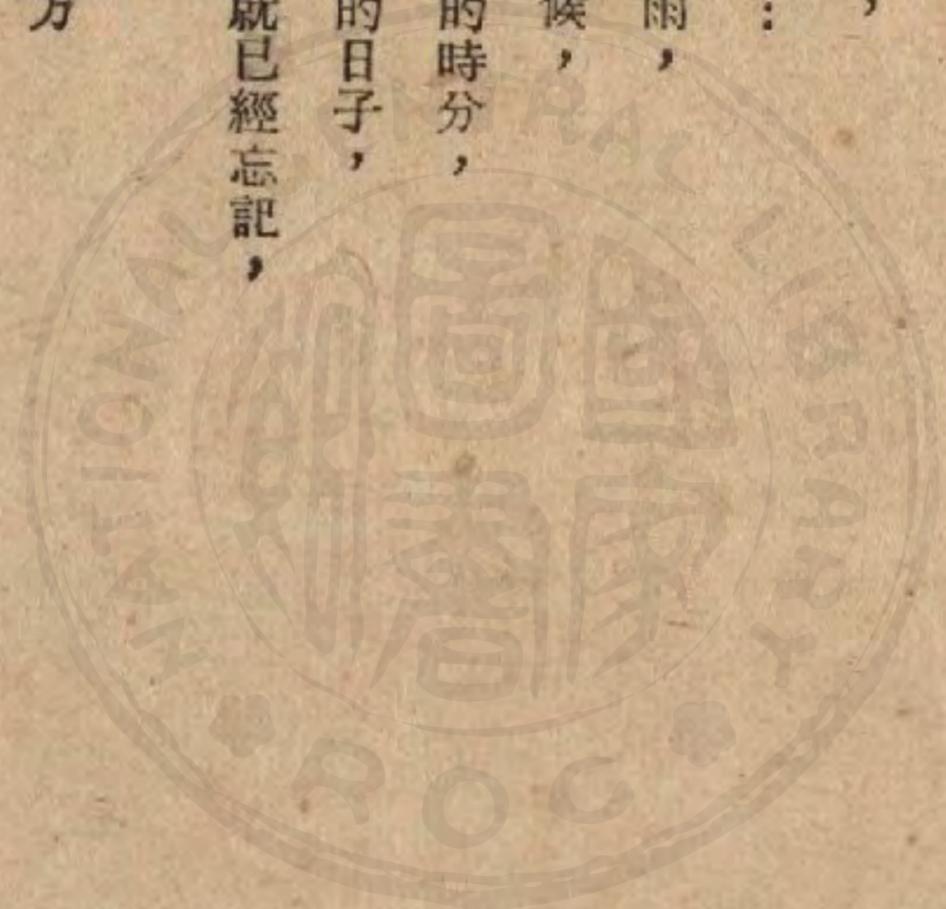
(左圖) 斯密司失去了他的一切：他丟了職業，沒有了房子，更失去了他的情人。當他的傢俱被搬走的時候，席絲綺在撲她的粉，過後她也走出去了。



K·西蒙諾夫訪問記

茅盾

等待着罷，我要回來的，
但是你要認真地等待着……
等待着罷，當那淒涼的秋雨，
勾引起你心上的憂愁的時候，
等待着罷，當那雪花飄舞的時分，
等待着罷，當那炎熱來臨的日子，
等待着罷，當大家在昨天就已經忘記，
不再等待別人的時候。
等待着罷，當從遙遙的遠方
再沒有音信回來，
等待着罷，當那些一齊等待的人



都已經厭倦了的時候。

等待着我罷，我要回來的。

不要向那些認為

這應該是忘記我的時候的人們

指望一些什麼；

讓孩子和母親也相信

我早已不在人間；

讓朋友們等待得疲倦，

大家圍在爐火的旁邊，

共乾一杯苦味的酒

來悼念我的靈魂……

等待着罷。但你千萬別要急忙地

就和他們共乾一杯。

等待着我罷，我要回來的，



我要衝破一切死亡。

那些沒有等待我的人，

讓他們說一聲：「這是幸運」。

還有那些沒有等待的人，

他們不會了解在炮火之中

是你拿自己的等待，

才救活了我的命。

我是怎樣活過來的，

那時只有我和你兩個人才會知道，——

這只是因爲你，

比任何人都更會等待着。

K·西蒙諾夫：「等待着我們」。

（用戈寶權的譯文）

這一首抒情詩寫於一九四一年，正當希特勒軍隊瘋狂地直撲蘇聯，正當英勇的蘇維埃戰士離別了父母妻兒拿起武器走上火線，正當老弱婦孺從前方撤往安全的大後方，——是的，

正當這樣整個國家的人民都嘗着生離死別的苦味的時候，這一首詩出現了；這一首詩裏沒有回憶過去的甜蜜，沒有訴說現在的苦難，但是洋溢於全篇的纏綿悱惻的「等待着罷」的聲音，却深刻地表達了那明瞭自己的使命、自己的作戰任務的蘇維埃戰士如何堅強不移地抱着勝利的信心，以及對於祖國對於親人們的摯愛！這是偉大的蘇維埃人民的心聲，借了西蒙諾夫的詩人之筆而向世界宣告。這一首詩之所以立刻風行全蘇，後方前線，到處有人在唱，有不少的作曲家填了不少的譜，決不是偶然的；而這首詩的主題後來又被西蒙諾夫自己再寫成話劇和電影劇本，（也用了同樣的題目，「等待着我吧」，話劇中文譯本名「望穿秋水」，曹靖華譯），也決不是多餘的。

一九四一年，並不是西蒙諾夫在文壇上初露頭角的一年；早在一九三六，他已經用他的兩篇歷史詩「冰湖之戰」（這是描寫十三世紀初葉，俄羅斯民族英雄亞歷山大·尼夫斯基的輝煌戰績的），以及「蘇瓦洛夫大將」而一鳴驚人，榮膺了獎章。那時候，西蒙諾夫不過二十歲，還在蘇聯作家協會的文學研究院求學，（他在文學研究院求學是一九三四——三七年，這文學研究院是由於高爾基的建議而設立，專為培植青年作家的）。然而一九四一——這在將來的歷史上應當用金字來紀載的年份，却在這位天才的青年作家的面前展開了輝煌的前程。從一九四一——一九四六，這短短的六年間，蘇維埃人民正以無比的英勇，巨大的犧

牲，挽救了世界人類的文明，把無數千萬的人民從法西斯的奴役之下解放出來，而且爲了世界的永久和平，爲了無數千萬人民的民主權利，不屈不撓地與戰後的國際反動勢力作鬥爭；人民的世紀在創造，人民的勝利的果實必不許被侵佔；人民的雄姿，人民的意志和呼聲，一定要在藝術上得到不朽的表現。爲人民服務的藝術家在這樣的時代是沒有休息的權利的；而我們看見，在這幾年中，西蒙諾夫的足跡，北起白倫支海，南至于黑海，他和戰士們一同在遠東的諾門坎（外蒙古邊境），也在多湖的芬蘭，他參加了偉大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他和勝利的反攻一同到了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波蘭、捷克、南斯拉夫、匈牙利、阿爾巴尼亞。他又到了法國、義大利、日本、加拿大、美國。在這樣的龍戰玄黃的大時代，他覺得單是操着詩人的綵筆已經不夠了，他開始運用着各種各樣的「文藝的武器」，他寫通訊，寫報告文學，寫劇本，也寫小說。在短短的六年間，他曾經參加了歐亞兩大洲的幾乎每一個戰場，他足跡遍及於新舊兩大陸，他也寫成了四大卷的報告文學：「從白倫支到黑海」、「南斯拉夫雜記」、「捷克雜記」，和「戰時日記片段」；一本詩集：「戰時詩抄」；五種劇本：「俄羅斯人」、「等待着我罷」、「就會這樣的」、「在布拉格的栗子樹下」，以及「俄羅斯問題」；一本小說：「日日夜夜」——英雄城斯大林格勒的保衛戰。而從一九四一——四六年，蘇維埃國家對於這位卓越的作家的酬勞是三次的斯大林文藝獎。得獎作品除上述之「俄

羅斯人」、「等待着我們罷」、「日日夜夜」、「俄羅斯問題」而外，尚有他在戰前所寫的劇本：「故鄉少年」。

西蒙諾夫的作品儘管是那麼多種多樣，然而常見的主要的主題是三個：一、俄羅斯，它的利益，它的現在與未來；二、現代人民英雄的藝術形象，俄羅斯民族性之肯定，而這民族性又是被社會主義時代的人的品質所豐富了的；三、愛——他的抒情詩的題目。

從他開始寫作，直到最近，西蒙諾夫的每一作品中所提出的問題都正是同時代千千萬萬人民極為關心的問題；十年中間，全世界的愛好和平與自由的人民在法西斯侵略者的戰爭與奴役之下掀起了反抗的鬥爭，而這鬥爭到現在還沒有得到全盤的最後的勝利，雖然這勝利是已經確定無疑的。而西蒙諾夫的作品則鼓勵着人民的為和平、自由與正義的鬥爭。這就是他的作品所以得到巨大成功的原因。

二

懷着上面所記述的我對於西蒙諾夫的認識，在二月中旬的一個晴朗然而很冷的下午，我去訪問了這一位在短短十年之間蜚聲蘇聯文壇乃至世界文壇的詩人、劇作家，和散文作家。訪問的時間是預先約定的，可是抱歉得很，我們遲到了大約三十分鐘；在那巨大的公寓找到

了西蒙諾夫所住的號頭，剛按了電鈴，應聲開門相迎的，却就是這位作家和他的夫人瓦倫汀娜·塞羅娃女士，顯然他倆等候已久。

西蒙諾夫身材高大。塞羅娃比他矮些。她是有名的演員，今天本來要去排戲，但她想見了我們這兩個中國客人，然後再去，所以一直在家等候。當我們知道了這情形時，當然很感不安，反過來勸她「隨便，不必客氣」；客人剛上門就闕主人，西蒙諾夫和VOKS（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的代表葉洛菲也夫都大笑起來。塞羅娃再三表示抱歉，並且希望我們多談一會兒，說不定她還可以趕回來參加，於是她就走了。

我們進了會客室。一張方桌上已經擺好了各式點心和許多酒杯。西蒙諾夫爲客人們倒好了酒，舉杯祝中蘇人民的友誼，乾了一杯。又祝中國進步作家們的勝利，乾了一杯。

雖然這是一種甜酒，每次我亦只能抿一口。西蒙諾夫於是講起他游歷捷克時候的一些「見聞」；他說：在布拉格一家酒窖的牆上，有這樣的銘辭：「喝了呢，醉死；不喝呢，又要渴死。喝罷！」說着，他又對我舉起了杯子。

「這個銘辭應該還有後半段」，我說：「醉死常有而渴死不常有，也應當試一試如何而渴死」。

西蒙諾夫笑了。可是我也舉起杯子，預祝他的太太在這次演出中得到更大的成功。

大概我之不能喝酒，西蒙諾夫亦早有所聞，所以他就給我換上咖啡。開始了隨便的談話。

會客室是長方形的，不怎麼大。傢俱其實也不很多，但因為都是「廟堂之器」，擺在那裏就顯得擠了。壁上掛的瓷盤，桌上擺的一些小玩意，都表示着主人最近到過日本。這些物件之中，有一套紅漆的日本膳台，也高踞一張長方桌子的一角，成爲一種裝飾品。

談話自然而然轉到了日本。西蒙諾夫說，他在東京時，看過日本的「民族戲」，也看過契訶夫的「櫻桃園」之類的日本人演出的外國戲。他問我：日本「民族戲」和中國「民族戲」是不是相同的。當我回答了「並不相同」，而且轉問他是不是對於日本「民族戲」發生興趣了，他點了點頭。這是蘇聯文化界人士一般無例外的態度：對於任何民族的民族文化都抱有尊重的敬意。

我問他：是不是也打算寫些日本雜記，像他已經寫過的「南斯拉夫雜記」、
「捷克雜記」。

他回答說，暫時尙無此意。但又接着說道：「材料可搜集了不少呢」！他離開會客室，一忽兒就回來，却抱着四大冊整張打字紙訂成的本子。他翻開來給我看，都是打字機打得整齊齊齊的，極像是一種原稿。這些全是他遊歷日本所得材料的記錄。他說，他出去參觀或游

歷的時候，總帶一個速記員同去，什麼都記下來，然後經過整理成爲現在這樣的形式。這樣的材料，他有好幾十本之多。但這些材料並非只是事實，「事實固然重要，思想尤其重要。」

「這些就好比是罐頭」，他拍着那些本子笑着說。談到他現在所担任的工作。我早知道他在「蘇聯作家協會」中的職務是副秘書長，（蘇聯作家協會去年秋季改組，不設主席而設秘書處，秘書長一人，由法捷也夫担任，副秘書長四人，其中之一就是西蒙諾夫），他又是最高蘇維埃的議員，現在又知道他在編輯雜誌「新世界」。

問到他最近的寫作計劃。他笑了笑回答：「因此，常常和太太吵架；太太以爲我應當作一個詩人。可是我雖然寫詩，却也寫劇本、報告文學和小說」。

他現在正在計劃寫一部中篇小說，題名爲「祖國的烟」。爲什麼題名爲「祖國的烟」呢？這是引用俄羅斯大作家格利鮑也道夫著作中的一個成語：久客異鄉的人回家來了，遠遠看見「祖國之烟」，狂喜不能自持。因此，這小說的內容將是：久客外國的人回祖國來了，看見祖國的一切都和從前不同了；從這久客歸來人的眼中把舊社會（外國）和新社會（祖國）作一個對照。同時他也在計劃寫一部長篇小說，以衛國戰爭爲題材，但這須得一二年工夫方能完成。

我們又談到了蘇聯作家目前的中心任務。他說：戰時我們都爲了前線，都爲了軍事的勝利；現在我們都爲了新五年計劃的完成恢復戰爭給予我們的破壞和損失。這是每一個蘇聯作家道義上應盡的責任。

我問：在這方面已經有了些什麼好的作品？

他舉了潘菲洛夫的「爲和平而鬥爭」；又舉了「新世界」十一期（一九四六年）發表的一個中篇小說，那是寫頓巴斯戰前戰後的生產情形的。他認爲這方面的好作品還不够多，笑着說：「我和一個坦克廠的經理談過，他說他這工廠現在改造拖拉機了，可是出產品還沒有理想那樣多。作家也是這樣。我也是這樣」。

「那麼『俄羅斯問題』大概是你的第一部拖拉機罷？」

他聽我這麼說，笑起來了。

於是我舉杯慶祝蘇聯作家生產更多更好的「拖拉機」。大家都乾了杯。不過我所乾的一杯却是咖啡。我請我的翻譯對他們解釋：以茶代酒，有詩爲證，可以說是中國的「民族作風」，希望他們尊重我這「民族作風」。

他們都大笑，索性自動再乾一杯，而且這回乾的，大概是「康涅克」——一種比葡萄酒強烈得多的酒，近於白蘭地。

說話轉了方向。現在是西蒙諾夫向我叩問中國文壇的情形了。我們談得很多，但是我的翻譯先生却相當受窘。因為我們有些作品的題名，實在不容易翻譯，例如郭先生的「虎符」和「筑」，翻譯先生當然很知道這是什麼，可是俄國字中沒有相當的字，他只好加以較長的說明。

時間已經過去了二小時，我們和漫畫家還有一個約會，雖然很想再談談，而且也並沒忘記西蒙諾夫太太說過也許她能早點趕回來，而我們也極盼乘此機會對這位有名的女演員也來一次「訪問」，然而時間似乎不許可了。我們和漫畫家的約會是六點鐘，只剩下二小時不足，而我們還得在此空擋吃午飯呢。

在起身告辭以前，我再提一個問題：西蒙諾夫的處女作是什麼作品？並且他是怎樣走上了文學之路的？

他說他十幾歲的時候在飛機工廠作工，父親希望他將來成爲工程師，「可是我就那麼弔兒郎當」，他謙虛地說，「父親很生氣」。「至於處女作」，他又朗爽地笑着說，「十幾歲的時候就已經寫了，那是用詩體給一個女子寫的一封信。自己以爲是很用心寫的，可是沒有結果。所以這『處女作』是失敗了！多年以後，這才再用詩體來寫作。這回不是情書，而是歷史，對象也不是女人了，而是民族英雄亞歷山大·尼夫斯基」。

說得大家都哈哈大笑，我就起身告辭。

三

如上所述，西蒙諾夫的第一部成名之作，是寫民族戰士的；事實上，到現在為止，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民族的戰士。民族戰士也就是民族英雄，在西蒙諾夫看來，是和民族性這概念相等的。「冰湖之戰」的兩個主要人物，亞歷山大·尼夫斯基與武器製造匠人翁采佛爾·土却，就是很好的例子。這是俄羅斯民族性的典型：行動堅決，目標固定，忠於祖國及人民的利益，奮不顧身的勇敢。西蒙諾夫後來的許多作品的人物實在可說是這一典型的繼續發展。

例如劇本「故鄉少年」的主人公是一個外表上頗為調皮的野孩子，然而他不但有才能，而且是勇敢而純良的。這一個孩子在讀者眼前長大發展，終於成爲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一個勇敢的戰士。「俄羅斯人」裏面那一羣男女主角，在平時都是極其平凡，而且甚至不大有出息的，可是當德軍包圍了他們所在的市鎮以後，在這緊要關頭，他們都一個一個顯出他們的偉大與勇敢。他們爲了祖國——也就是爲了自己的利益，鬥爭至最後一口氣，他們決不屈伏，他們臨命時堅信法西斯最後必然會消滅，而人民必然得到最後的勝利。

在題名爲「從前線的記事冊中抄出來的」，那冊「戰時詩抄」中，西蒙諾夫同樣地歌頌了民族性典型的戰士。例如「同志」、「步兵」、「攻擊」、「殺他」等詩，都是最好的例子。小說「日日夜夜」的主人公薩巴羅夫是蘇維埃戰士的典型；我們在薩巴羅夫身上不但看見了西蒙諾夫過去那些歷史作品的主人公們的性格，並且還看見了更豐富更深刻的唯有在蘇維埃制度下方能養成的性格。

最後，應當指出來，西蒙諾夫的作品都是時代的最忠實而迅速的反映。他常常適當其時的把握住了一般人的思想情緒而立刻用藝術的形象提供了解答。換言之，他常常能在人人心中已有此思想情緒而尙未出之於口的時候，用他明快而有力的文字加以宣示。在組織和教育的意思上他的作品無不起了極大的作用。抒情詩「等待着我罷」，寫於戰爭最初，蘇聯人民別婦拋兒的時候；劇本「俄羅斯人」寫於一九四二年，敵人還緊叩莫斯科大門的時候；而在戰爭結束的前夜，他的另一劇本「就會這樣的」，又及時的給了受着極大損害的蘇聯人民以再享受美滿生活的慰藉，並鼓勵着從頭再幹的精神。（這一個劇本寫一位從前方到莫斯科的中年男子，因爲旅館中都客滿了，不得不到他所不願去的戰前故居去；他不願到這戰前故居，因爲他的家小已在戰時遇難，他現在是孑然一身了。但在故居中，他遇見了新寓客某建築家及其女兒。以後的發展是，他和建築家的小女兒發生了戀愛，他生活上和精神上的創痛

於是就慢慢醫好了）。乃至他的最近作「俄羅斯問題」，也是正對着國際好戰份子的反蘇高潮給以及時的迎頭一擊的。這劇本之所以能同時在蘇聯全境得到空前熱烈的歡迎，（五百家劇院同時上演）當然不是偶然的。

西蒙諾夫獻身於文藝，還不過十年，他的文學事業可說是剛開了個頭；可是就他已有的成就看來，他的前途真是無可限量。在中國，他也不是陌生的作家，他的主要作品如「俄羅斯人」、「等待着罷」（劇本，中譯名爲「望穿秋水」）、小說「日日夜夜」、劇本「俄羅斯問題」，都已有譯本而且有兩種以上的。

（七月十一日）

關於俄羅斯問題

茅盾

劇本「俄羅斯問題」已經榮膺一九四六年的斯大林文藝獎。這是K·西蒙諾夫的第五個劇本，是他得到斯大林文藝獎的第四次，又是他的劇本得獎的第三次。「俄羅斯問題」寫於一九四六年，上距作者的第一次成名之作「冰胡之戰」（長詩）恰為十年，而且恰當作者三十歲的一年寫成的。

「俄羅斯問題」首先發表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號的列寧格勒的文藝雜誌——「星」。立刻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今年（一九四七）三月下旬起，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各大戲院上演這劇本，成為文壇上一大事件。據「蘇聯版權局」所得報告，全蘇各地同時請求上演這劇本的，不下五百個戲院。這是空前的記錄。

當四月初旬，莫斯科一地就有五個戲院同時上演這劇本；四月，正是四國外長會議在莫斯科開會已一個月而會議前途未容樂觀的時候，又正是為了外長會議而來的幾百個外國記者

羣集於莫斯科的時候，「俄羅斯問題」恰在這樣的一個時期演出，其為世界所注目，當然也是可想而知的。

「俄羅斯問題」的背景在美國紐約。所以這是一個外國題材的劇本。就我所知，在蘇維埃文學中，以現代的外國生活為題材的作品，似乎是極少極少的。然而這劇本中所討論的「問題」，却是直接關係到蘇聯人民的利益。這是本劇在蘇聯受到那樣空前的普遍注意的原因。同時，這劇本中所提出而討論的「問題」，也和全世界愛好和平民主的廣大人民的利益有關係，這又是本劇在國際受到普遍注意的原因。

西蒙諾夫的作品，譯成中文的，已有劇本「俄羅斯人」，「望穿秋水」，小說「日日夜夜」等；現在這「俄羅斯問題」也已有了林陵的譯本（上海時代書報社出版）。本文目的，僅想把蘇聯報紙上對於這劇本的評論摘要介紹，——當然，亦僅限於我所見到的材料而已。

二

「俄羅斯問題」在雜誌「星」發表以後，二月八日的「莫斯科新聞」登載了V·葉爾米諾夫的一篇評論；這篇文章先簡單敘述了本劇的故事內容，然後指出應當注意的要點如下：

第一、美國獨佔資本家手中的反動報紙並不反映了美國廣大人民的意見，因此，暴露卜

這些反動報紙如何造謠誹謗蘇聯，如何煽動第三次戰爭，並有害於美蘇兩國人民的友誼，而是恰恰相反，這更可以加強美蘇兩國人民的友誼。無中生有，造謠誹謗蘇聯，並且由此煽動美蘇仇恨，以期達到製造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目的，——這些陰謀，不但是與蘇聯為敵，而且也是違反了美國人民乃至全世界愛好和平民主的廣大人民的利益的；正如劇中的主角斯密司對陰謀煽動者說：「你們自以為是蘇聯的敵人，但這話只有四分之一是對的；你們其實是美國的敵人！」

第二、這劇本暴露了美國的所謂言論自由實際上是怎麼一回事。它非常具體地描寫了獨佔資本如何控制了新聞出版界，結果是誠實而客觀的記者如劇中主角斯密司爲了不肯違反良心，只落得到處碰壁，不但他那本誠實報導的書不能出版，連職業也丟了，有餓飯之威脅。

第三、雖然這劇本在政治上是那麼尖銳，人們或者把它當作「宣傳小冊子」看待，可是在藝術上，它也是價值很高的。劇本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物。全劇富有抒情詩的味兒，而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中金錢買賣的生活法則，也寫來極够人情味，而且够悲哀。一個戀愛的故事和一個反抗出賣良心的故事在劇本中自首至尾並行發展，兩者的關係是有機的，戀愛故事並非是「噱頭」。除了主人公斯密司，劇本中又寫了另外三個記者：斯密司的

好友墨爾菲，他爲了生活不得不在赫斯脫系的報館裏做事，然而他是苦悶的，他很多牢騷，經常借酒澆愁；斯密司的同事普列斯東，雖然沒有墨爾菲那樣顯著地滿肚皮牢騷，也是爲了生活而幹他那一份的；斯密司的另一同事，——品格極卑劣的造謠專家哈台似乎是最沒出息，自甘下流的了，然而他也是個可憐蟲，因爲家累頗重，而別的事又不會做。這三個記者個性不同，然而思想上有其共同點，即同樣覺得自己做的事問心有愧，同樣爲生活所逼又不得不做，但同樣又自解嘲道：即使我不做，也有別人會來做的，反正老板們有的是錢。由於有這三位沒有勇氣反抗的記者做了陪襯，愈加襯托出斯密司的終於反抗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女主角席絲綺，儘管她過去行爲不免浪漫，——像有些美國年青職業女子們的以享樂爲目的，——然而她之愛斯密司却是百分之百真摯的；她本來準備和斯密司共患難，可是她有她的不能克服的弱點，即不能安於貧困而默無一言，她覺得勉強共處下去，她會給斯密司以很多精神上的痛苦，所以她還是決定離開。她這小資產階級女性的思想意識上的矛盾也是寫得很深刻的。

第四、對於一心一意要推行帝國主義侵略，妄想奴役世界上所有的自由民主的人民，而且不擇手段地煽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反動獨佔資本家，作者毫不掩飾他以憎恨，但是對於爲了生活不得不爲那些反動勢力服務的人們，作者是寄以同情的。全劇那些人物中，作者所最

鄙夷而憎恨的，是一個曾經出賣了朋友，叛變了人民，而心甘情願做反動派手下的一條走狗的古爾特。這是全劇中唯一的爲作者所鄙夷的人物。

三

當「俄羅斯問題」在莫斯科的「康蘇莫爾戲院」上演以後，S·柯什爾斯基在四月一日的「莫斯科新聞」發表了一篇評論，他扼要地指出：「西蒙諾夫這部劇本實在是對準了美國的病根而下了針砭的。這部劇本是保護了美國的肉體與靈魂的」。接着，他又在劇本的故事發展上提出了辯解道：有人也許以爲應當給斯密司的書一個出版的機會，（就是終於另外有人願意印這本書），以爲斯密司的被逼到走頭無路的過程可以不必這樣從正面寫，就是不必把那老板寫得那麼粗魯淺薄。也許可以這樣辦。然而，如果這樣一寫，那就第一，會把美國的報紙大王寫成了比西蒙諾夫所寫的更爲陰險而狡猾，可是作者所了解的却不是這樣的；至於第二，如果給斯密司的書找了出路，那或者可以表示在美國和反動勢力鬥爭並非無望，而一個誠實人總能夠從美國的進步勢力方面得到了支援。不過，關於這一點，作者是留到全劇完結時在斯密司的獨白中暗示了出來的。大概作者覺得這樣寫更多含蓄不盡之趣。

最後，柯什爾斯基又設一問：也許有人以爲本劇的題材只寫成一部戲總嫌不夠，這是應

該寫成一個「三部曲」的。「但誰敢斷定作者不打算這樣做呢？」

柯什爾斯基在評論中又提到勃倫登的事件。勃倫登是奧地利的記者，戰時寫了許多通訊講到蘇聯，是誠實而客觀的。可是戰後又寫了一本關於蘇聯的書却充滿了造謠和歪曲。更不幸而勃倫登之流是很多的。這些都是受不住威脅利誘的「斯密司」。西蒙諾夫在一九四六年到過美國。在他短短的遊美期間，大概他已冷眼看見，在美國，其實是勃倫登之流較多，而斯密司這樣的人則頗少見；但他又看明，真正能代表美國民族性的，乃是後者（斯密司）而不是前者。因此就挑定了斯密司作為他劇本中的主角。

七月十二日

登場人物

馬菲爾遜——紐約的一個大報的老闆和總主筆，又是其他好幾個報館的股東；六十歲了，可是看相要年青得多。

古爾特——舊金山的一個大報的大股東，又是馬菲爾遜報館裏的一位主筆，大約四十年，稍跛，舉止粗魯，裝出「平民出身」的姿態。

斯密司——馬菲爾遜報館的通訊員，跟古爾特同年，而且又是老同學。

普列斯東——馬菲爾遜報館裏的國際新聞版編輯，四十五歲。

哈台——馬菲爾遜報館的訪員，四十歲。

墨爾菲——赫斯脫系報紙的通訊員，四十六歲；衣衫極不講究，從來不會喝够過，可是老有五六分醉意。

凱斯勒——出版家，患着喘哮病的胖老頭子。

威廉——左翼自由主義報紙的主筆，快五十歲了。

席絲綺——三十三歲的美婦人，但看相很年青。

梅格斯丹利——女速記員，年齡在三十五至四十之間。

酒吧間的侍者，出差汽車的司機，書記，傢俱的包裝搬運伙。
地點——紐約。

時間——一九四五年冬與一九四六年春。



第一幕 第一景

馬菲爾遜報館的總主筆辦公室。很大的一間，傢俱却很少。書桌一張，靠背椅數把而已。室中唯一的裝飾——兩壁掛着成排的相片，這些相片的地位剛剛在沿壁敷設的半截橡木護板之上。書桌上邊的牆頭掛着一張老式二層樓的大照相。

席絲綺進來，走到桌子邊，從護書內取出一些文件和新聞的校樣，排列在書桌上。

電話鈴響了。

席（拿起電話筒）：哈囉……不是。一刻鐘以後，他才回來。

（有人叩門。）

席：請進來。

古（進門）：哦，你在這裏麼？多麼不愉快的意外。

席：不愉快——爲什麼？

古：從軍隊裏回來可是一切都和四一年一個樣子。

席：不過是代替勃列琪小姐張羅幾天。她請了假。

古：跟老總的關係是規規矩矩事務上的？

席：規規矩矩事務上的。

古：嘿，對了，老總也一天老一天了。

席：我也年紀不小了。

古：可是我不以為然。我們去年二月離開菲列濱——總共不過一年。

席：對啦。

古：可是反正你穿女人衣服比穿W A C（婦女志願兵）的制服好看得多呢。

席：也許。

古：行不行，親個嘴——爲了你我過去的一番情分？

席：不行。

古：算了。你幾點鐘下班？

席：十點。

古：十一點在蒲朗萊俱樂部會面，行麼？

席：我不得閒。

古：可不可以問一句，不得閒是爲了誰呢？

席：可以。我想，哈萊……

古：哈萊·斯密司麼？

席：是的。我想，今晚上哈萊要請我吃飯。

古：可是他昨晚上剛剛從日本飛回來呀！

席：是的，我知道，我到飛機場去接他的。

古：報館裏派你去接他的罷？

席：不是。（頓了一下）人家說你的太太不怎麼好看。

古：她不怎麼好看。

席：可是很有錢，雇了偵探，你的一舉一動，經常有人去報告她的。

古：可能的。

席：舊金山那家報館你終於買了下來麼？

古：不是全部。至多百分之四十而已。說句老實話，結婚以後，我當真覺得事之可悲莫過於

有錢的偏偏是她而不是你。

席：我相信你這話是真的。她是十二分的不可愛麼？

席：十二分。

古：你引起我的同情來了。

席：我相信你這句話。老總到那裏去了？

古：參加那個招待俄羅斯記者的宴會。再有十分鐘他就回來了。

古：原來是，哈萊……我可以抽烟麼？

席：當然可以。

古（吸着了雪茄）：不過是昨天晚上才飛回來呢。成功得很快。

席：不見得很快。我和他是在東京會面的。

古：啊……不錯。我越來越糊塗了。他知道我和你的事麼？

席：他不會知道的。在他面前，我從不想到你，而且他不在面前的時候大概我也不。

古：也許別人會告訴他。

席：也不見得。他不喜歡聽那一類的閒話。

古：可是他之愛你如何？

席：我想他是愛我的。

古：那麼你呢？你得老老實實告訴我。四一年的時候，你的喜歡他，遠不如喜歡我呀。

席：那也是真的，可是現在，我更加喜歡他了。而且，這幾年來，我也人大智大了。我要結

婚成家了。

古：老總却想派他到俄國去呢。

席：對，我也知道。昨天我打出了哈萊那本書的草合同。我猜想起來，這件事你也插一脚的罷。

古：對，這是我出的主意，合同也是我起的草。

席：哦——我猜想這是支使他走開三個月罷。

古：差不多三個月。如果他去的話。

席：他會去的，一定去的。

古：當然。從去年起，他的風頭就差得多了。如果他再不設法挽救，而且得趕快，那麼，他馬上就會連五百元一月的收入都保不住了。而這對於你的結婚生活恐怕也未必愉快。

席：他要去的。

古：我看來沒有把握。他向來自有他那一套莫明其妙的對於俄羅斯的見解。

席：我才不管他那對於俄羅斯的見解或是他把俄羅斯人怎樣來寫。我只要有我自己的家，有我的孩子，還有我自己的一份小小的享樂。做人家的洋囡囡我富真做厭了。他要去的。

古：什麼時候你想起來要嫁給他？是在日本的時候麼？

席：差不離罷。

古：那麼什麼時候下了決心的？

席：昨天。

古：昨天你在打我起草的他那本書的合同底稿的時候麼？倒好像我幹了媒婆的蠢玩意來了。

席：有點兒像。可是幹麼說是蠢呢？

古：咳，到底，你我是差不多三年長久的……你應當感謝我。

席：我感謝你。

古：抽一枝烟卷兒罷？

席：我戒了烟了。哈萊不喜歡抽烟。

古：呵，那麼，你這回實在是認真起來了。

席：對，十分認真。

馬（進來）：好麼，甲克。

古：專誠拜謁，馬菲爾遜先生。

馬：又是這一套來了！

古：得啦，那麼，查禮；不過你得承認，並不是因爲你天性民主這才喜歡人家叫你「查禮」。

馬：是這麼一回事麼？

古：是的。你就是想要見得年輕些。「查禮」這字的音調就比「馬菲爾遜」年輕多了。對不對？

馬：也許。可是當着娘兒們的面，你又何必說破呢。

席：我可以走了罷？

馬：可以。請隨便。甲克，她要走了，不願意幫我的忙呢。

席（在門邊）：馬菲爾遜先生，我已經向你解釋過……

馬（打斷她的話）：對。你不必再來解釋了。走罷，席絲綺。

（席絲綺下）。

馬：我老了，甲克。昨天我拋個口風，勃列琪小姐銷假回來的時候，席絲綺可以和她對調，在我這裏辦事。像從前那樣……可是不成。她倒喜歡在採訪部辦公。我老了……一刻鐘以後，斯密司就要來了。

古：哦，那些俄國人怎樣？

馬：那些俄國記者麼？我簡直忘記了。（打電話）米克！請哈台到我這裏來。五分鐘以後，再請普列斯東來。（轉身對古）哦，他們倒是腦袋還長在賴子上的。（笑）宴會的時候，

我們的人提出了一百個不客氣的質問，他們回答了一百次的很客氣的搖搖腦袋。而當我們站起來要走的時候，他們請畢爾·克羅斯勃——他是主人——讓他們發問一次，作為告別式：宴會和記者招待會在他克羅斯勃看來有什麼分別？克羅斯勃應付的很得體，好極了。

（哈台進來）。

馬：哈台，明天你去出席那些俄國人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的時候，你提一個最後的問題——謠傳他們帶了錢來津貼我們的煤礦罷工，這是不是真的？

哈：可是……

馬：可是什麼？

哈：他們不過聳一聳肩膀就算了。

馬：當然。那你就這樣寫：俄國人所能給的唯一的答覆是聳聳肩膀或者諸如此類的動作。渲染之而又纏夾之，你的能事就算盡了。

哈：得啦。（下）。

古：一張大報這樣的做品，是不是覺得稍微太露骨一點？

馬：不要緊。人人都知道哈台是狗嘴裏長不出象牙來的，用他來說這樣的話，正是天造地

設。

古：也許你是對的……

馬：你覺得我還不够惡辣麼？

古：不盡然。

馬：你這「不盡然」什麼意思？

古：意思是，我想說的，不盡如你所問的。我想說的是，你的措置一天一天更加堅決了。我喜歡這麼辦。

馬：我也喜歡。而且我覺得我比你還要超過一點。（手指敲着桌邊）。這是一張精緻的老式的書桌。一個人儘管變些新花樣，可是總覺得坐在這樣的老式書桌面前這才痛快。這話對不對呵？

古：千真萬確。

馬：嗯……千真萬確。但是可惜，你得等待。可惜的是，三十年前在這所破爛房子裏開創了這基業的，是我而不是你。（手指牆上所懸的兩層樓房的照相）。這有什麼辦法呢，這是私有財產的神聖權利。

古（在辦公室中踱着方步，看着兩壁的照片）：啊哈，一位老朋友又出頭露臉了。

馬（走近來，看着墨索里尼的照片）：是的，嗯，那算什麼？自從這可憐的傢伙在米蘭被人家頭朝下脚朝上倒吊了以後，多半是死定了。不要說死人的壞話。這張相片，是三三三年我在羅馬他那王宮裏他親筆簽名送給我的，看那簽名呀。這是我所有的收藏品中最好的一張。

古：還有那一位先生呢？仍舊在保險箱裏罷？

馬：仍舊在保險箱。謠傳說他還是活着的。要把他掛出來，還是早得一點。

古：我以爲你不妨大胆說……

馬：不，還是太早得一點。

古：你對於將來的憂慮太多了。這是你唯一的毛病。

普（進來）：我來了。您好麼？哈囉，甲克。

古：哈囉。

馬：今天你得了那一些關於俄羅斯的新聞？皮爾。

普：聯合社給了我們五十行哈爾納爾的「俄國人在維也納」。哈爾納爾是給俄國人說好話的。還沒定呢該用它或是不。

馬：自然用呀。我們跟赫斯脫系不一樣，我們採用新聞是客觀態度的。登在第十六版罷。不

能再前。還有些什麼？

普：李普曼的關於俄羅斯擴張主義的論文，另外還有同樣性質的材料五六條。

馬：統統登出來。我們是客觀的。李普曼的論文放在第一版，另外那幾條都登在第六版以前。還有什麼？

普：還有麼？有一條胡說八道的義大利來的消息，說是俄國飛機飛到了厄列特利亞（Eritrea 義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地——譯者）的上空。這當然是胡扯。

馬：排在第一版頭條新聞裏。

普：可是俄國人明天就會來個關謠。

馬：哦，他們來關謠我們怎麼辦呢？登在第二十版，五行地位。他們老是把關謠寫得很短的。會有幾百萬的人讀到那條新聞，可是看到那條關謠的不過萬把人罷了。

普：我不喜歡這樣幹。

馬：什麼？

普：你干涉到我的部分裏來了。我是照自己的辦法弄慣了的。

馬：抱歉得很。你的話說對了，皮爾，我十二分抱歉。可是這些天來你好像摸不透我的脾胃了。

普：一個月前我還懂得你。可是這一個月裏你變了。

馬：當然我變了。這一點，你非懂不可。得啦，回頭再談。

普：再見。（下）。

古：再過三分鐘，斯密司就要來了。

馬：對。嗯，我猜想他乾脆會屈伏的。三萬元幾篇連載，出單行本又保證暢銷。告訴你，如果不是要趕在國會選舉以前登它們出來，一萬五千元多一個子兒我也不要。他會答應的。他近來生活够困難。差不多有一年工夫了，他不曾寫過什麼，不曾弄到過一塊錢。

古：爲什麼他擱了筆？

馬：我接到過他的兩封信——從日本的沖繩寄來的。都是戰後的神經錯亂。他本來以爲一旦和平了，那就到處開遍玫瑰花，到處飛翔着溫柔的白鴿了。然而世界還是那個老樣子的世界。這可把他弄得糊塗死了。他對我說，除非他弄明白這世界在幹些什麼，那他就一個字也寫不出來。真糊塗到該死，可是他——會答應去的。

古：他打算和席絲綺結婚。

馬：原來是這樣麼？現在我明白了。嗯，這倒是一樁又可惱又可喜的事兒。那他一定要去了。席絲綺可不是那種願意跟一個窮光蛋去受罪的女孩子。

斯（進來了）：您好麼，老總，呵，甲克（握手）。

馬：坐下，哈萊。

斯：哦。不過，要是你不介意，我要問一句——幹麼你這樣趕緊呀？我在太平洋上顛簸得五臟六腑都翻過來了。

馬：我恐怕你就要再到大西洋上顛簸一次。

斯：你派我上那兒去，幹什麼？

馬：俄羅斯。

斯：俄羅斯麼？……你知道的罷，上月中，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害了失眠症，我在夜間開始閱讀我們這張尊貴的報紙，照你那新的政治路線看起來，我覺得你揀到我去俄國是沒有多大意思的。

馬：第一，先要謝謝你到底讀了我的報紙了。第二呢，我已經決定，正因為考慮到我那新的路線，這才一定要你而不是別人去這麼一趟俄國。

斯：老總，你把我和甲克攪錯了罷。

古：不要假癡假呆了。自從我寫了那本講俄國的書，除非他們是傻子這才會許我再進他們的國境。不幸俄國人却不是傻子。

斯：然而自從我寫了那本關於俄國的書，只有一個傻子這才會在今天的新的路線之下向老總建議，偏偏從衆人之中揀定了要我去。

古：謝謝。可是你又照例滔滔不絕了。我只要告訴你一句，爲什麼傻子是你而不是我。

斯（在椅子裏坐得穩而舒服些）：這倒有趣。這正是我有生以來老是大惑不解的。事實是够平凡的，可是那理由不很明白。

古：你是傻子因爲你完全不懂得辯證法。辯證法是一種科學，指出凡物時時都在運動與轉變

斯（插進話來）：妙極了，我生平得到知識沒有這樣快的。

古（接着說）：因此你就知道，如果你辯證的地處理問題……（斯密司取出記事冊，寫了幾個字。）你幹什麼？

斯：記下來呀：「辯證的地」。

馬（有責備之意）：哈萊！

斯：請勿生氣，老總。只此一遭。我全神貫注在聽了。

古（繼續說）：……那麼，一九四二年你寫了一本稱讚俄國的書，正所以幫助你再寫一本完全相反的，我們所需要的那一種。

斯：你說「我們」是指誰呀？

馬：是指點那些認爲美國並不需要共產主義的人們。

斯：我也是他們中間的一個。各人過各人的生活——俄國人按照他們的方式生活，我們呢按照我們的。嗯，還有話麼？

古：還有是，你應當再去俄國一次，把所有的真相寫出來。

斯：可是我已經把所有的真相都寫過了。

古：不。

斯：嗨！說得容易懂一點！

古：你寫過些什麼？你寫過，俄國人是勇敢的兵士，他們英勇地守住了斯大林格勒，他們的飛行員用自己的飛機撞擊德國飛機，他們的婦女是狙擊手。是不是你打算告訴我，這一切就是全部的真相了？

斯：凡是我所寫的，全部是真實的。

古：難道你竟不會想到，在今天這些勇敢的兵士已經深入了歐洲的心臟和高麗，這些飛行員已經飛行在維也納和旅順的天空，而今天這真相已經不是對付德國人而是對付着我們了麼？

斯：這一套話我都在我們的尊貴的報紙上看到過了。

古：你以爲俄國人不想得寸進尺麼？

斯：相反，首先他們將要征服歐洲，然後是美洲，然後是澳洲，然後是南極，……胡說八道而已。

古：胡說八道？你有沒有讀過馬克斯的「共產黨宣言」？有沒有讀過列寧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請注意後面這一本，你讀過了沒有呢？

斯：沒有。我從沒讀過。可是和這一些倒底有什麼相干？

古：那麼……

馬：你的話匣子且關一下罷，甲克。你們倆繼續在這兒討論，我可要走了。聽我的勸告，哈萊，用心聽甲克說。他會把我和他的意見告訴你。現在，我只說兩三句……兩星期內，你得起飛。期限——三個月。那本書呢——你回來以後一個月。一部分先在報紙上發表、連載。保證出版，保證暢銷，保證稿費三萬元。明天半夜在這裏聽你最後的答覆。

說一個「是」，你就拿我的第一筆預付七千五百元。你仔細考慮一下罷。再見。（下）。

斯：七千五百元！第一筆的預付，不壞。這一個數目叫我想到你們要我寫的東西一定是極其惡劣下流的。

古：不然。你只要記得時代的要求就得了。至於我們現在對於俄國的看法，這裏是一個節要

（從衣袋裏拿出一張報紙遞給斯密司），我寫的一篇論文。文章寫得並不怎麼漂亮——

你知道我在這方面是不擅長的。但是，若干意見乃至於若干名字或許可備臨時查考。

斯：「俄國爲什麼要戰爭的十個理由」。這不是真的。俄國不要戰爭。這是不可能的。

古：你什麼時候離開俄國的？

斯：四二年十二月。

古：可是現在是四六年二月了。

斯：還是一樣，他們乾脆就是不要戰爭。

古：嗯，也許還不是現在。但是即使現在他們不想戰爭，我也敢于再鄭重肯定了這一點。我個人是擁護一個立即預防世界共產主義的戰爭的。共產黨是執迷而熱狂的，俄國人而又

是共產黨便是雙料的執迷而熱狂者。相信我的話，如果他們認爲他們能够叫世界接受他們的理想，那就沒有東西可以阻止他們了。

斯（雙手抱頭）：停止，不要再說了。

古：我的話是不錯的。

斯：可能是不錯的。什麼都是可能的。這發瘋似的戰後的世界，我實在一點也不能了解。炸

彈、偵探、伊朗、高麗、的里雅斯德、集團、聯盟！難道這些就是我在撒哈拉的時候，我躺在沖繩島的爛泥裏的時候，我在新幾內亞他們給我鉗出我身上那些炸彈片的時候，我所想像過的麼？難道一切的犧牲和流血就是爲了今天的這一些麼？我不能呼吸了，我不能寫作了，我不能想了。我來的時候口袋裏還有十塊錢，我都把它買酒來喝了，爲的是要停止思想。（燃着一支捲烟，突然鎮靜起來了）。我不知道我要不要跟俄國人打仗，但是我不願意寫那本書了。我在格查斯克附近的火線上和他們一同挨過凍。我和他們在戰壕裏一同喝過伏特卡。我看見過俄國的孩子們被吊死。即使你講的話全是真的，我也不能寫那本書了，請另外找個人罷。

古：回去再想想，明天給答覆。

斯（起立）：想，想。有什麼可想呵？當然，照我現在的情況說，我是應該去的，不去是傻瓜，但是我不能。（稍停）借給我一百塊錢——今天我有點用場，我弄到了錢就還你。

古：多拿點去怎樣？

斯：不，只要一百。

古：好，遵命罷。（撥電鈴）。

席（進來）：哦？

古：第一件，席絲綺，我們走了。

（向電話領首示意）。

席（坐下）：得啦，我在這裏不走開。

古：第二件，告訴老總，我回頭去看他，而明天半夜斯密司給他答覆。喂，第三件，再見。

席：再見。

斯：再見，席絲綺。

席：再見。

（古爾特先出去，斯密司在門口站住了。）

斯：席絲綺。

席：噯，親愛的？

斯：十點三十分，在報館酒吧間，行麼？

席：行，親愛的。

（斯密司出去了，席絲綺起立，在房裏走來走去。）

是啊，親愛的……當然，親愛的，……最親最愛的……去這麼三個月——噫，不算什

麼，再等三個月就是快樂來了。對於一個已經是（對鏡自照），——不能讓第二人知道，絕對不能讓第二人知道，——已經是三十三歲的女人，再等這麼三個月也不算太長久呵。

（幕落）



第一幕 第二景

翌日晚上，報館記者們常去的一家小餐廳的酒吧。這是狹長的一條，說不上整潔，更不用提寬敞，而且是通到餐廳去的必經之路。左首是向街的門，右首是到餐廳的門。前面，兩三組矮桌和高背靠椅。後方，就是平常的酒吧，酒瓶滿架，並有一侍者。牆上的鐘是十點三十分。

斯密司坐在桌旁。這一場戲演出的時候，自始至終，有些人穿過這酒吧，進餐廳，或從餐廳出來。有幾個人是走到酒吧面前的，站在那裏幾分鐘，喝着閒談着，然後去了。

普列斯東從那個通往餐廳的門出來。

智：您好麼？哈萊。老地方，同樣的時間，您又來了。

斯：等候席絲綺呀，跟昨天一樣。

普：跟情人會面找這麼個怪地方。一個鐘頭之內總有一百個訪員從這裏進進出出。

斯：戰前可沒有那麼多。反正不相干。我就要結婚了。

普：是不是席絲綺？

斯：是的，請坐。

普：沒有工夫。應該到報館裏看今晚上的電訊稿子了。（坐在另一椅子的靠臂上）。今天早上我參加了最後一次的俄國記者招待會。

斯：哦，怎樣？

普：很好。我們同行中有一位打算給他們一下臨別的紀念。可是他們回敬我們那一手實在是旗鼓相當——他們說，他們並不認爲我們的極大多數的報紙是美國人民的聲音，恰恰相反，他們覺得如果這樣的所謂輿論而被稱爲美國人民的聲音，那實在是侮辱了美國人民。

斯：不壞。

普：我也喜歡他們這一手。雖然回頭我得寫篇短評把他們臭罵一頓。哈萊，近來的工作真拼命，特別是我的國際新聞版。

斯：爲什麼？

普：趕稿子呀，寫大堆的混賬東西。惡劣。老頭子簡直發了神經，特別是古爾特在跟前的時候。

斯：對，我也看出來了。

普：沒有辦法。戰爭的時候，老頭子做的過火，迎合民衆，開始向左。不聽古爾特。而今他

要向後轉了。可是他不肯想想，一輛汽車掉頭也得先停一下，就是一秒鐘也好。不，他要開足快車的時候立刻掉過頭來仍舊開足了快車走。

斯：你有沒有提醒過他呢？

普：提醒他麼？中什麼用呀？總而言之，在他看來，我不過是輪盤的把手。昨天我把着左邊的輪盤，今天他要我把右邊。要是我和他辯論起來，他一定會覺得奇怪，他就另找別人。反正有人願意遵照他的意思去做。但是他要做的是窮凶極惡的做品，因為這是華爾街他的後台老板要這麼做的。如果他想和他們辯論，他們也會另找別人來代替他，正像他會找人來代替我。對不對？

斯：的確如此，可是叫人惡心。

普：惡心，然而平常的事；再說，充其量，我不過是我這一部分的編輯而已，另外有人在寫這一切的髒東西，在簽字，不管坐在那裏的是我呢或者是別個。近在眼前，你看看這一個——哈台的手筆，二十行。照例的，這傢伙是可怕的虱子。（停頓一下），那麼——你是要到俄國去了？

斯：我還沒有決定。今晚上必須給老總一個回音。

普：什麼？可是今天我已經把你的護照送去請簽證了。

斯：原來是這樣麼？原來他已經斷定了我是決定要去了？

普：呵，不，不，還要簡單得多。他之所以斷定，正由於他先有了決定，他既經決定，那就是什麼都成了一定。再見，哈萊。（下）。

斯：（獨自從報紙架上取了一份報紙，翻到了他所要的地方）：再來一杯威士忌。（走到酒吧前，一面看報。侍者遞給他威士忌。仍在讀報，他走回原來的座位）。真是混蛋！（扔下報紙。）

（哈台從街上那門進來，向餐廳的門走去）。

斯：喂，哈台，來一分鐘。

哈（走近來）：晚安，我們有五年不見了。你大大的改變了。

斯：不幸是你沒有變。坐下來，喝一杯。

哈：沒有工夫。還得吃夜飯，還得寫一篇故事。

斯：你今天寫的很够你化了。喝一杯。我請客。（呼侍者）兩杯威士忌。（對哈台）你寫那些俄國記者幹麼要胡扯？你造謠。

哈：有人看見了的。

斯：那是撒謊。

哈：他們說他們看見的。

斯：又是撒謊。他們看見俄國記者把錢給我們工會裏的人麼？對我說實話罷，別人不會聽到的。做一個男子漢，承認那全是造謠罷，只對我說，我保守秘密。

哈：只對你說，你保守秘密？

斯：是的。

哈：造謠。

斯（起立，走去拿了侍者倒滿的兩杯威士忌，回來）：你喝這一杯。（哈台喝了）咳，幹麼你這樣下流呵？

哈：呵，該死。老是聽到這句話我真聽厭了。（停頓一下）再請我喝一杯，那我就有生以來第一次說真話告訴你，我自己看自己，我看你，都是怎樣的。

斯（向侍者）：再來一杯威士忌。

哈：你得意的時候你的收入比我多六倍，是不是？

斯：幹麼是六倍？

哈：不必辯了。凡是別人掙的比我多，那怕是一角一分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我窮，所以我看着別人有錢就眼紅。（起來，自到酒吧拿了一杯威士忌，回來，一飲而盡）恭喜你

那位未來的太太。

斯：什麼？

哈：我的消息比別人總能早這麼一點。這是我的行業。我的嘴巴是臭的，我是下流胚子——因為我掙的老是你的或者普列斯東的六分之一。

斯：換一個職業罷。

哈：其他的職業都不會呵。而且無才。十二行的無聊謔言也寫得很壞。可是人家對於扯淡的東西用什麼文體，從來不頂真，只要天天見報就得了。再請我喝一杯，我會提起勇氣來再告訴你一些別的事情。

斯（向侍者）：再來一杯威士忌。

哈：你上前方去的時候，我已經有一個老婆和三個孩子。現在我有一個老婆，五個孩子。在

牙買加（屬西印度羣島——譯者）還有一所房子，買這房子欠下的款子永遠付不清，傢

俱是按照分期付款辦法弄來的，而我的生活也是按照分期付款辦法混一天算一天。寫一篇無稽之談，拿到十塊錢，可是倒有六塊是用在小孩子的尿布和醫藥上邊。意外得很，我是很喜歡孩子的。（走到酒吧又拿了一杯威士忌回來）請呀，為我的孩子們乾這一杯罷。我知道大家都笑我，要不是人家請客我從不喝酒。（舉杯喝乾）將來總有一天他們

會了解我。可是也許他們不會。高尚的行爲，從一星期有一百元的收入開頭。至於只有五十元的收入呢，你只能幹些髒的事情。無論如何——再一杯威士忌我就把話說完。

斯（向侍者）：再來一杯威士忌。

哈：他們把錢給工會裏的人。是不是撒謊？當然是撒謊呵。這撒謊的代價是十塊錢。可是你呢？到俄國走一趟，而且寫一本書，按照古爾特的授意。對，這一切我都知道，這是我的行業。你這玩意也是造謠撒謊呀，不過你的是值三萬塊錢。你有幾個孩子呵？

斯：我沒有孩子。（哈台走到酒吧，又拿了一杯威士忌回來。）

哈：祝福你的孩子們，乾這一杯，——我醉了，我猜想你沒有。我想說的是——慶祝你的未嘗有過什麼，乾這一杯。哦，這話也不對。不，對的。我想說的，正是這一句。你既然是一個光身，你要做得高尚些就比較容易了。慶祝你那本關於俄國的書乾杯，（舉杯一飲而盡），當然你非寫不可。三萬塊錢呢！我勸你寫。爲了三萬元而撒謊，當然比爲了十塊錢上算些。而且，無論如何，你想潔身自好也不能夠，你是逃不出這圈子的。三萬元呵！我告訴你真心話。我是一向喜歡你的。你是好心的怪物。再一杯威士忌，我就——不，不能喝了。我已經醉了。人家都不喜歡我，他們並不常常請我喝酒。上一次人家

請我，是本年二月。我喝的稀糊亂醉了。再見。我想我不用去吃飯了。（兩脚不穩地站了起來）。

（墨爾非從街上的門進來。）

墨：哈萊！

斯：泡泡兒！

墨：啊，哈台。外邊來，哈台。只說兩句話。（對斯密司）對不起，哈萊，只要三分鐘，不多不少。

哈（大着舌頭，語音不清晰）：聽着，墨爾非，我不和你……什麼地方都不去。

墨：呵，這豬獾喝醉了麼？

哈：對，（大着舌頭）我喝醉了，饒了我罷。

斯：不去打擾他罷。

墨：得啦。喝醉了是他的便宜。

哈：一路平安，斯密司。（走到門邊，站住，轉臉向墨爾非大着舌頭。）嗯，墨爾非，別再搗鬼了。不然，我要寫信給你的老闆，赫斯脫先生，你是他手下的……我要寫信把你的鬼把戲告訴他，那時候，可就够你……

墨（坐下，別轉臉去）：呵，滾他媽的蛋。過得怎樣，哈萊？

哈（撐住了門框柱，使出醉漢的倔強）：你是給赫斯脫先生做事的，嘍？

墨：還不走，看我揍你！

哈（仍是那樣倔強）：得啦，可是你是給赫斯脫先生做事的，是不是？

墨：可又怎樣？我給赫斯脫先生做事，你又怎樣？

哈：沒有什麼，我就是喜歡聽你把這說說而已，再見。（出去。）

斯：我來了兩天了，裝啞子。不開口，用心聽。就是不開口，用心聽。有點兒不對勁了，或是美國，或是我。

墨：你和美國都是。你見過戰爭是怎樣的，美國却沒有。所以你和美國對於將來的看法各不相同。如此而已。

斯：這話是對的，然而還不是全部的真理。

墨：呵，當然啦，全部的真理只有一個地方是有的。

斯：這是什麼地方。

墨：天上。

斯：哦，可是你看，古爾特也到過前方三年，然而戰爭對於他一點痕跡也不留，就像出水的

鴨子，背上一點水的痕跡也不留。

墨：三年在空軍的情報總部！飛過兩次。得過獎狀六次。哦，帶便問問，他現在還老着臉皮穿他那套上校制服沒有？

斯：沒有。

墨：不好意思穿了，上月他還穿呢。嘿，古爾特上校！儘管他機伶，人家趕他叫一聲「上校」的時候他也要肉麻當有趣呢。哦，聽說是他和馬菲爾遜要你上俄國去？

斯：等一下罷，回頭再談這個。今天每個人都跟我提到這件事。新幾內亞一別以後，我和你總有幾年不見了。你長胖了。喝得不少罷，我猜。

墨：比往常稍稍多喝一點。

斯：爲什麼？

墨：爲的這世界太壞了。

斯：因而替赫斯脫寫文章證明一切都是布爾札維克的罪惡？

墨：是的，總得歸罪於人家呀。我最喜歡的一件事莫過於寫篇文章說一切都是赫斯脫先生的罪惡，可是我怕他不肯登出來。哎，總而言之，什麼都該死。反正我寫好也罷，寫壞也罷，世界不會因此而變好或變壞的。

斯：那麼你爲什麼要給哈台一頓揍呢？

墨：這是另一件事。從前我在前方，在易北河，我遇見過兩個哈台所寫的那些俄國記者。我和他們一同喝過酒。上帝明白，他們是和我一樣的新聞記者。常言道，狗咬狗不是好狗，也許我會發瘋，可是我反對狗咬狗。幹麼哈台要去碰他們呢？難道世界之大就找不到另外的人，找不到另外的事，幹麼他那一張臭嘴偏偏要去咬戰地記者，咬老朋友？這混蛋小子！他在他的報上把那些俄國記者寫成個天曉得的什麼樣子，而我不能在我的報上罵他是造謠，是放屁。在我那個老闆手下，關於俄國的什麼我所能夠寫的，只不過是更荒謬的侮蔑而已。可是，悄悄地給哈台兩頓揍，不必說什麼理由，……那至少也出一口悶氣。你知道我的哲學是，這世界上善惡不分，是非不明，一古腦兒該死，不過，亂咬同行是不可以的。

斯：戰事還在進行的時候，我老是這樣想，打完仗以後，一切都應當大不相同了。

墨：應當麼？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他們需要我們賣力，現在，他們可不認賬了。好希望的銀行是倒閉了，我的好人呵。如果我還是二十歲的話我可要說幹就幹；我請他們全進地獄，而我加入共產黨去。不論從那一方面看，我覺得共產黨比他們中間任何一個都要可愛些。然而我已經四十六歲了，而且有一個不好的習慣，化在威士忌的錢每星期有七十

五元之多，一文也少不來。

斯：戰前你一向是每星期五十塊的。

墨：那是戰前呀，……十五年前，我還沒有像現在這樣無聊的時候，我簡直不大喝酒的。可是那時候我給我文章的自由却比現在多些，總算不錯，赫斯脫容忍我這樣做。現在我可完了。勉強勉強對付着每星期攬這麼兩百元。除了造謠罵同行我不幹，此外是一切都遵照我那親愛的老闆的尊意。但願他和你的老闆一同進地獄下了油鍋。

斯：然而他們倆究竟不是完全一樣的貨。

墨：不完全一樣麼？不錯。我的老闆是右派，你的呢，半右派，可是他們總歸是一夥。話得說回來，你要知道，有時候我也並不生氣。如果掉過頭來，不是泡泡兒·墨爾菲給威廉·倫道爾夫·赫斯脫當差，而是威廉·倫道爾夫·赫斯脫給泡泡兒·墨爾菲當差，——那我也不會讓他照自己的意思寫，而要他來遷就我的需要了。

斯：那麼你的需要是什麼呢？

墨：現在呀——一無所求。現在我就希望一個字也不用寫而我的兩百元依然到手。然而不幸這是不可能的。

斯：現在——可以談談你開頭就問到的事情了，我去不去俄國？你是我惟一的朋友，去或不

去，你的意見差不多就是我的。

墨：三萬元麼？

斯：三萬元。

墨：去！離紐約五十英里的鄉下買一所平房——一萬五。傢俱，五千。還剩一萬以備緩急之需，那你就定下來寫你所喜歡的東西。哦，當然，在另一方面……不過我不是那些講到另一方面方面的怪物。是的，你去。現在是什麼都被抓來佈置陣勢了。老闆們儘管十計九成，可也一天一天心虛起來了。他們跟我們一樣地知道半個以上美國的意見剛剛和我們用它的名義所寫的文章完全兩樣。我們好像是假裝的大鬍子，一把扯掉了那鬍子，誰知道那下邊是什麼嘴臉？馬菲爾遜找到你，無非因為你過去所寫的那本關於俄國的書，口碑很好，甚至俄國人也稱讚它，——美國的讀者認為你是客觀的，不偏不阿。所以他剛剛在這當兒剛剛找到了你呵。你就答應了罷，當然——答應他。我們來乾一杯，慶祝你這本書。哦，幹麼慶祝這本書？慶祝生病，那不是發昏麼？你要慶祝你的復原，我們慶祝你的復原，你的三萬元。（他們都乾了杯）。

斯：要是你方便，泡泡兒，借給我五十元，後天就可以奉還。

墨：誰在晚上向我借過錢麼？到了晚上，我的口袋裏總是空空如也。（把口袋連底翻出來），

盡於此矣——十八元。

斯（拿了那錢）：行呵。昨天我帶了席絲綺上了夜總會，簡直忘記了今天早上我還得買一件這樣的小玩意兒。（從背心袋裏掏出一枚結婚戒指來）。

墨：你要和席絲綺結婚麼？

斯：是的。

墨：糟糕，她從此不會歡迎我了。

斯：爲什麼？

墨：朋友們的太太沒有一個是歡迎我的。我好像是單身漢的舒服生活的象徵，我所到之處便會提起丈夫們對於這個失去了的自由生活的回憶，所以太太們都不歡迎我。你在這裏等候席絲綺麼？

斯：是的。

墨：我可要走了。

（席絲綺進來。）

席：呵，你在這裏，你們倆都在這裏！

墨：你是永遠不見老的，席絲綺。我認識你足有（頓一下）五年了。

席：謝謝上帝！

墨：得了，我要走了。哈萊，我忘記了，給我幾個零錢坐車子。

斯：哦哦。（拿錢放在墨爾菲手裏）。

墨：再見。（下）。

席：總是這樣的——老沒有錢。生活可慘呢。噯，我們在這裏坐一會兒麼？

斯：不，我們就上夜總會去。

席（看牆上的鐘。鐘上是十一點三刻）：可是十二點鐘你得去看馬菲爾遜。時間不多了。

斯：是的，不錯。我們在這裏歇幾分鐘罷。喂……（拿出結婚戒指來），你瞧。

席：看見了，我很快樂。

斯：你可不知道我多麼難過，昨天晚上送你到家我回去整整一夜都像沒有地方安頓似的。幹麼

你不許我留在你那裏過夜呢？

席：哈萊，親愛的，昨晚你向我求了婚了。

斯：是呀，而且你已經答應了。

席：對，我答應了，因此我不再是你的情婦，而是你的未婚妻了。我知道你想說的話——我

們已經不是小伙子和小姑娘。這是真的，但是，讓我們仍舊像我們年青時代做慣的夢那

樣做一次罷。這戒指，這樣那樣一切的瑣碎節目，上鋪子看東西，沒有別人住過的新房子，和你一同從教堂回去我第一次跨進的房門——你了解我的心情麼？

斯（抓住她的手）：我了解了。

席：不，你不會全部了解的。只有像我這樣一個浪蕩得太久的女人這才會十二分渴望過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我們的家。我們的……你去了俄國以後，一切我會料理，親自料理。而當你回來的時候，我的漂亮的大孩子呀，你就會知道我們的家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舉手揉弄他的頭髮，並且吻他的頭，抬頭看鐘。）是去看馬菲爾遜的時候了。

斯：不，再談談罷，還早呢。

席：做了夫妻……只盼望邀得上帝的寬恕，而我仍舊可以生孩子。過這麼幾年的安靜生活，不用東奔西走，也不用爲了錢而發愁。

古（進來）：晚安，席絲綺。哈萊，怎麼你還在這裏，馬菲爾遜要你馬上去。

斯：得啦，我就去。（起立）

古：你怎樣答覆他呢？

斯（他的眼光碰着了席絲綺的眼光，沉默良久）：我就去看他去。（下）

古：他會答應的罷？

席：我想他會答應的。

古：那麼，他要在俄國獸上三個月了，再加飛去和飛回來，總共兩星期。

席：哦，那又怎樣？

古：我在斯坦福置了一所平屋。坐汽車去四十分鐘。很幽靜，碰不到熟人的。

席：我代你高興。可是這跟我有什麼相干呢？

古：歸根說來，是我成全了你的幸福家庭生活的，而在你渾身跳進這家庭生活以前，在你等候你的丈夫回來的時候，你大可以爲你我的過去關係來一番臨別的紀念。這豈不是很自
然的。

席：從昨天起——就不可以了。

古：席絲綺……

席：同你不可以，同另外的任何人也都不可以。我和他是同盟者。我知道他本不願意到俄國去。但是他爲我而犧牲了自己了。所以我也當爲他而犧牲。雖然你要我幹的那一件事我拒絕了實在是算不得什麼犧牲的。

古：哦，當然。（踱了幾步，比平常跛得更厲害了。）

席：別那麼罷，甲克。我完全知道關於那個日本的狙擊兵的假故事。那一次在馬尼刺，車子

撞上了電線竿，車子裏的兩個人，其中一個便是我，你忘記了麼？

古：好厲害的嘴巴——可是你越凶，我越喜歡你。

席：不許再說了。總之是，無論如何，永遠不能再和你那麼樣了。（停頓一下）你在想什

麼，甲克？爲什麼他和馬非爾遜的談話那麼長久呀？難道他……不，那是不可能的。

古：爲什麼是不可能呢？他這頭腦不清的怪物什麼都是可能的。

斯（進來）：有勞你們等的太長久了罷？侍者，三杯威士忌。

古：你怎樣答覆了老總的？

斯：（回眸看着席絲綺的眼睛，定定地看了良久）：怎樣答覆老總麼？我對他說：行。

（幕落）

第二幕 第一景

四個月以後。斯密司的在郊外的新房子。一間大書房。一張書桌。幾口玻璃書櫥還是差不多空的。幾張靠背椅，兩張矮桌，一張長沙發（固定於壁上的）和幾個靠枕。一個俄國的洋囡囡式的茶壺套（這是加在茶壺外邊的保暖的套子，是翻棉的，外形作一婦人，或村姑，她那舊式的撒開的大裙子剛好可以套在茶壺上。）一排落地長窗，從這裏可以看見窗外的遊廊。

梅格斯丹利坐在桌旁。斯密司在書房內走來走去，一面走，一面口授他的文章，而梅格斯丹利則速記下來。

斯：「我不打算說俄羅斯人一般的不作微笑，可是一聽到「法西斯」這個字，他們就一點笑容也沒有了。就因為他們深刻地記得什麼是法西斯，比我們深刻得多。總有幾百次他們問我——他們驚愕的表情使我內疚——為什麼美國人已經把法西斯忘記了。」

「只有愚蠢的人這才認為俄國人之所以不要戰爭是因為他們在戰時受了很大的損失和破壞。我曾經旅行到了中亞細亞，在相距塔什干不遠的一個花紅柳綠的小鎮。戰爭從沒挨到這小鎮的左近。當我和人談話的時候，我特地找了那在戰時他家裏沒有傷亡的人

家。正因為和他們這一番談話，我終於明白，問題不在他們業已厭戰或無力作戰，而在他們的心理也跟今天全部的俄國人一樣，不但現在不要和我們作戰，而且從沒想到要和我們作戰，——所以問題絕不在力量的強或弱。

「關於你們有和我們作戰的可能性，你的意見怎樣？」我問他們中間的一個。

「我沒有想到過這件事，除了在你們的報紙上時時讀到，」他回答。

「我竟沒有話可以反駁他。」（口誦到此為止。）

喂，梅格，都記下來了麼？

梅：當然啦。

斯：這是第六章完了。（看錶）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按時做好，真糟糕。到三十號，什麼都完了。（若有所思），到了三十號，一切都完了。

梅：什麼事呀，哈萊？

斯：沒有什麼，我不過說，到了六月三十號，一切都完了。一切。（轉眼周視室內）而這，也在內。而我的生活，現在這樣的生活，都完了。不過，日期也許不對，不是六月三十，而是七月一號，馬菲爾遜讀完它，得化一天。可是到了一號早上……（突然笑起來）梅格，你能不能想像一號早晨馬菲爾遜是怎樣一付嘴臉？

梅（笑）：一氣之下，他會中風的。

斯：中風麼？不，他不是這一類的脚色。他生氣的時候，身體反而更加好。人家說他一九三〇年他破了產的時候，他怒極了，一怒之下，風濕病倒好了，他也就到佛羅里達釣魚去了。兩個月後，他回來了，從頭起，再幹。你瞧呀？至於這一回，不過是一個無足重輕的雇員給他一點小小的不如意罷了。

梅：我倒以為這不如意是一個大大的不如意。

斯：可是那雇員却是個小的。這可够他受了。也就是够我受了。（頓一下）十五年以前我第一次到阿斯托廣場你們那小小報館的時候，梅格，你記得麼？那時候，我剛剛從大學出來，年青、快樂、而且誠實。

梅：現在你也是誠實的。

斯：現在麼？是的，差不多。但那時我年青，我以為誠實和快樂兩者可得而兼。

梅：那麼現在你不快樂麼？

斯：很不。我已經不是那樣的年齡了，對於那有老婆、有家、有一本支票簿的平常而又平凡的快樂生活，有點不能够一笑置之了。一想到了十天之後我將親手拆掉一切就像拆掉紙片搭的房子，我是很難過的。

梅：但是也許還有辦法打開這一關？

斯：也許……我想起來了，接送你的派卡特小汽車，也是分期付款的，跟其他一切東西一樣。

梅：可是你的太太却不是按照分期付款辦法租來的。

斯：不，她不是。然而，難說。任何事情都難說。

梅：哈萊，你這不成話，你有一位好太太，而她是愛你的。

斯：不錯，她愛我，可是，她對於這本書（拍着那些原稿）的作者態度如何，可就難說。她渴望已久的這一切的快樂（舉手遍指室內），它的可能性，是我使它喪失的，而這可能性，在使她愛我這一點上，却比任何東西的作用都大些。但如果她離開我，實在我也不好怪她。因為我欺騙了她。

梅：她不會丟掉你的，哈萊。沒有人會忍心離開你的。

斯：我不敢說。要是我能够早曉得就好了。

梅：把這本書的實在情形告訴了她罷，今天就告訴她。

斯：萬萬不可以。不告訴她，我還可以有十天的安逸。不，現在不能讓第二人知道，除了你，——我的滑稽的蓬頭髮的小朋友。（暫時無言。）

梅：我要走了。

斯：不，再坐坐，吃了飯去。現在還不愁吃，而且席絲綺喜歡自己上廚房，而且她的菜做得極好。坐一會兒。昨天晚上因爲某種原因我睡不着覺，忽然想到佛萊特·威廉，想到他從前的種種，也想到我們那張報紙，——那是我們的敵人稱之爲赤化的，雖然它不過說老實話而已，够不上赤。我想起來了，梅格，你有沒有注意到，「赤化」這個字現在是更加變做誠實的同義語了？

梅：噫，你這本書寫成以後，一頂紅帽子又會戴到你頭上來了。那也算不得怎樣壞，哈萊。美國有幾百萬人會擁護你。報紙上言論沒有自由，可是人民會擁護你。是的，擁護你。斯：是的。可是我恐怕赤化這形容詞對於我的收入會發生不好的影響。不曉得見了什麼鬼，我聽了席絲綺的話買這一所分期繳款的房子，本來我是想一次付清買一所小一疊的。如果照我的原意辦了，至少我們不至於有露宿之憂。

席（進來，腰間圍着工作裙）：哦，完工了麼？（走到斯密司面前，吻他）疲倦了麼？斯：你呢？

席：很疲倦。那蘋果餅，正如墨爾菲所說的，一大堆的麻煩。

斯：可是泡泡兒怎樣了？起來了沒有？

席：我猜想是已經起來了。半小時前，有人在洗澡房內西利豁刺澆水，噤噤咕咕抱怨呢。

斯：我請梅格吃了飯去。

席：我很高興。昨天我就留她吃飯，可是她不肯。

梅：昨天我有二十頁的速記得趕在晚上謄清。

席：我盼望你慫恿他讀給我聽。

斯：我特別叮囑過梅格，謄清的工作都在紐約城裏做。至於現在，唯有朝前趕。等到全部脫

稿，我一總讀給你聽。

席：可是，梅格，請你告訴我，他這書是否趣味濃厚的？你不知道我是多麼羨慕你呢。

梅：他這書呀——很有趣（停頓一下）席絲綺，你們什麼時候開飯呢？

席：再過半個鐘頭。

梅：那麼，我先洗一個澡，可以不可以？

席：當然可以。

梅：謝謝。（下）

席（看着桌上的速記稿子）：進行得順利麼？

斯：不太壞。

斯：喂，幹麼你不讓我來爲你速記？我賭咒，我的速記本領也不下於梅格。而且我又喜歡做這件事。

斯：可是我也喜歡你終於不必再幹速記或者打字生涯了。我喜歡看見你光做這屋子的主婦。家庭婦女——光是家庭婦女就好了。甚至於那些蘋果餅——那是無非因爲你愛做着玩，也就算了。

席：有些事你不了解。（指着那些速記稿）如果我想做你的速記，也無非因爲我愛幹着玩呀。你。（吻斯密司）不，你說的對，我不過越幫越忙。（看着那些速記稿）可是我對這玩意很有興趣。有過一兩次，我偷偷地看過，可是梅格的速記法跟我的不是同一個式子的，十個字中間我只認得一個。今天早上你還睡着的時候，我來這裏替你收拾書房。你書桌上的每一張紙，我都用帚子來揮過了。

斯（吻她的手）：可是你何必做這些事呢？

席：幹麼叫做何必？我樂意做呀。後來我開了窗子，坐在你的靠背椅裏，隨便唱着，自問自答，想着你，也想到你這本書脫稿以後我們再拿到些錢的時候還得買些什麼來掛在這沙發上頭。我想我們應當買一幅小的可是上品的水彩畫。後來我又哼着歌兒，又自問自答，然後我來叫醒你……

斯：看來你也疲倦了。

席：我是快樂得疲倦了。一天之內總有十次我走到門外，側着耳朵聽，聽你在房裏走來走去，而每次你走近了門的時候，我很想開開門來抱住你親個嘴。可是我不會這樣做，我只是悄悄地站在那裏。然後我走開了，想着你，然後再來門外；這樣直到天黑。（停頓一下）可是你說到底好不好，那時我堅持要買這所大的房子？要不了的話，那裏容得你走來走去，蓬蓬地踏着你這雙大腳？（停頓一下。從她的工作裙的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幾乎忘了。這是你的母親給你的信。

斯（撕開信封，取出一張小信紙）：嗯，老太太的信還是照例這樣要言不煩的。（讀信）

席（坐在斯密司旁邊）：我可以看麼？

斯：當然。（兩人都默然讀信）

席：好厲害！幹麼她說這樣的話？

斯（摺信）：沒有辦法，她有她的看法。

席：你煩惱麼？

斯：哎，自己的母親罵你是無賴，畢竟是不大愉快的。她一定聽到了謠傳，說我正在寫的這本關於俄國的書，是跟我從前寫的那一本完全不同的。就是這樣一會事。

席：我不了解，俄國跟她什麼相干，你的書又跟她什麼相干？無論如何，這是你個人的事情呀。

斯（譏諷地）：她是一位不合時宜的自由思想的老太太。她看重一個人要有志氣。當她覺得她的兒子掙的錢不是乾淨的錢，她就不要兒子給她的那一點孝敬了。也許她是古板一點，然而合乎道理的。

席：你當真以為你寫這本書是做錯了麼？

斯：不。相反。她的信使我又一次得知我做的是對的。（停頓一下）今天除了蘋果餅，你還預備了什麼菜？

席：羊羔的腿子（跳起來，急急忙忙地吻了斯密司一下），可是我怕會沒有了。（跑出去）

斯（獨自一人，再拿出那信來，笑着）：她以為我弄到了錢，可是她不能接受；我却以為她可以接受，可是我弄不到錢……

（古爾特從廊上走來，他後邊是馬非爾遜。）

古：你好麼，哈萊。（擲帽於椅中）。我引導着老總來看你的藏身之窩了。

斯：您好麼，老總。

馬：我想來你會原諒我們的冒昧，哈萊。

斯：那裏的話，兩位光降我是高興的，請坐。威士忌如何？

馬：不，多謝。今天，回頭我還得大喝而特喝呢。

斯：我想你這是破壞了自己的規則了。

馬：不錯。但是是一個人的六十歲生日也有一天呀。

斯：今天是你六十大壽的好日子？

馬：不錯。可是我也是今天早上這才記起來的。

古：今兒早上，老總爬出床來就唉聲歎氣，覺得腰桿兒也挺不直了，於是乎承認他是六十歲了。

馬（出人意外地似開玩笑但實在很重地在古爾特胸口打了一拳，笑着，身體蜷縮在沙發內）：

古爾特胡說。今天早上我醒來……哦，不是在自己家裏，可是腰挺背直，和平常一樣。

然而到了辦公室，我看見我的辦公桌上放着一張支票，計金洋一萬四千二百三十二元。

三十歲那一年，而且是適當第一次破產的前夜，我不慌不忙幽默一下，把手頭所有的七

千元中提出五千元存進銀行，而且是存了長期，預定要到六十歲的時候再取出來。這無

非是好玩。今兒早上我看見那張支票，這才想起來我已經六十歲了。五千元的老本我仍

舊存進銀行，也存了長期，到我九十歲這才期滿，至於那九千多元的子金呢，我想請朋

友們吃一頓酒，也有你和席絲綺。行麼？

斯：承蒙不棄，十分感激。恭祝華誕萬事如意。不過……

馬：沒有能够早幾天邀請，十分抱歉。可是我實在是今天早上這才記了起來。然而你一定可以原諒，因為別人也是臨時邀請的。即如溫斯頓·邱吉爾，這幾天他在紐約，爲了老交情他會來賞我的光，他也不過比你早一個鐘頭知道。嗯，我得走了。一小時以後就得入席。無論如何我是百忙中抽身跑八英里的路來請你的，來四英里，回去也是四英里。你有車子麼？

斯：有。可是，老總，請你略等幾分鐘。我去問問席絲綺。

馬：我們等着你。（斯密司下）

古：查禮，你總還有這麼一點虛榮心。說到邱吉爾那一番話何必？

馬：第一，對於我，邱吉爾不是一點兒小小的虛榮而是巨大的虛榮，特別是現在他的政策就是我的；第二，他做海軍大臣的時候我就和他認識；第三，我是愛虛榮的。喂，怎樣？

古：沒有什麼。我不過想到他未必來吃你的壽酒罷了。

馬：誰敢斷定？我倒以爲正是在這當兒他或許是對於美國的新聞出版界特別感到興趣的。（

停頓一下）

古（走到書桌前，看着那些速記稿）：看來他是在發瘋似的趕緊寫呢。

馬：他這樣趕是對的。七月三十號，這本書必須到處都有得賣。

古：一個月——從脫稿到出版。凱斯勒趕得上準期出書麼？

馬：他非趕不可呀。可惜我還無權把國會的選舉延遲。這本書我必須在選舉之前出版而不是在選舉之後，這是你也明白的。

古：喂，查禮，現在我們就動手登廣告，如何？

馬：你又是那麼瞎上緊了！還有十天的時間呢。

古：可是如果明天我們就動手呢？多這麼十天是有點斤兩的！給你上的條陳，向來是不壞的。

馬：現在你給我上的條陳可就莫明其妙。書的影子還沒見呢，就登廣告。真是新鮮奇聞。

古：可是你看見過不止一次我帶了來好運道？

馬：不錯。

古：明天就動手罷。到處都登。如果出了岔子，我負責。得啦？

馬：你負責麼？

古：我負責！雖然老實說，一定不會出岔子的。我看的很準，比我讀過這本書還看得準些。

喂，就這麼辦罷？

馬：你是很有把握的了。

古：有把握，就這麼辦罷？

馬：好罷。不過不要忘記，這是第十三次我採用你的主張。

古：對，第十三次。我是沒有這些忌諱的。同一作者的第二部書。引用這麼幾句四二年俄國報紙上對於那第一本書的讚揚，諸如說，斯密司接近問題的態度是不錯的，對於事物有正確的理解，等等。俄國人自己就說過這位作者是公正的。簡單幾句介紹斯密司——曾經到過格查斯克的戰壕，到過斯大林格勒附近。從前認為俄國人是無可責難的他，現在也不能再守緘默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馬：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明白。這本書題個什麼名字呢？

古：老題目——「爲什麼俄國要戰爭？」

馬：不好，這太直接了。我們還得再考慮。甲克，你的意見怎樣，當真俄國要戰爭麼？

古：現在麼？當然不要呀。

馬：那麼將來呢？

古：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這一點：他們是要消滅資本主義的，而我則是大聲疾呼要消滅共產

主義。運用一切手段消滅它。就是這樣。我們是彼此彼此，半斤八兩。

馬：所不同者，他們是在家裏做的，在他們自己國內做，而你呢，却伸手進別人的家裏，干涉別的國家。

古：看來你打算加入共產黨麼？怎的？

馬：不。我正在想到你在這件事上的比衆不同的殘忍——正和所有的叛徒一樣。

古：你說什麼話？

馬：我說，你在這件事上的比衆不同的殘忍，正和所有的叛徒一樣。你在工會裏混過，你這付叛徒的嘴臉真是入骨三分。

古：查禮，我勸你少說幾句罷。我會咬人的。

馬：我知道你會咬的，可是你錯了。一個人對於自己的出身，不應該覺得羞恥，特別像你這樣的一出手就造成了深刻的印象。當一個年青的罷工首領攆來轉去而且給了我六篇故事告密了赤化份子，——天呀，這是印象深刻的。就在那時，那是十五年以前了，我立即知道你還會爬得高些，而你竟然插足於新聞界了，那的確是爬得很高了。

古：請注意——是在你的報館裏。

馬：當然不是進了「每日工人報」。你每逢想到了共產主義這個字你老是感到，如果共產主

義到了美國，那你多半是要被吊死的。

古：和你並排並吊死在一塊兒。

馬：我倒並不這樣有把握。不過，萬一這樣不可能的事，共產黨的專政，明天竟在美國發生了，你知道你將怎樣辦？

古：我倒很盼望知道。

馬：你會閃電似的馬上把顏色一變，而且趕快把你今天的朋友們一古腦兒出賣，正像十五年前你出賣了你那時的朋友一樣。

古：今天你顯然是擺定主意要和我吵架了。

馬：一點也不是。這不過回敬一下你剛才說的關於邱吉爾和我的虛榮心。虛榮心我確是有的，可是用不到人家來提醒我。而且今天早上我又看見你戀戀不捨地望着那把總主筆的交椅；我不喜歡人家太性急，特別是年青小輩太性急。

古：你上了年紀了，查禮。你一下子就生了氣了。

馬：也許。

古：有人也許以爲你要消滅共產主義的決心比我差一點呢。

馬：不然。但是，對於俄國人，我有一個最低限度的方案。

古：準備發表麼？

馬：是的。放他們在戰爭的威脅之下五年或六年，不給他們任何機會站起來，然後要求他們三件事，乾乾脆脆三件。

古：那三件？

馬：開放他們的市場給我們獨佔，——這是一。取消他們的政府專營對外貿易的政策，這是二。給我們大量的讓與權——這是三。至於其他的事呢，如果他們喜歡共產主義，就讓他們暫時仍舊做共產黨罷，——這是他們自己的事。（停頓一下）

古：斯密司叫我們等的工夫實在不小了。

斯（進來）：對不起，可是我實在沒有跟太太們辦交涉的經驗。席絲綺謝謝兩位。她正在打扮。半點鐘以後我們就來奉陪。

馬：好罷。（對古爾特）甲克，今天你這是第三次忘記了你的帽子。大亨們這才配有心不在焉的權利。哦，哈萊，帶便告訴你，古爾特提議你這本書取名「爲什麼俄國人要戰爭」？你覺得怎樣？

斯：不太很好。

馬：我也這樣想。

斯：去掉那開頭的三個字如何。光是——「俄國人要戰爭」。然後是一個大大的疑問號。

馬：「俄國人要戰爭，」帶一個小的問號，比字體小三分之一，不大看得見。看是不大看得見，可是問號是有在那裏，所以細心看的人仍然可以看到。怎樣？這主意不壞罷。就這樣辦。我先走一步了，恭候恭候。（和古爾特同下。台上只有斯密司，少頃，墨爾菲從內室之門出來，臉部浮腫，甚於平時。眼下有十字交叉的橡皮膏藥，穿一件舊的厚汗衫）。

斯：哦，你終於睡够了麼？

墨：十四個鐘頭——從昨晚三點起。昨天晚上我跌跌撞撞到你這裏來的時候，一定是醉的不成話了。

斯：不，並不怎麼厲害。不過，總不會是無緣無故的，你抓住一個女人的帽子夾在隔肢膀下，一遍一遍地說，貴老闆威廉·倫道爾夫·赫斯脫實在是個好腳色。

墨：哦，那麼，我真是發了昏了。我要戒酒了。古爾特來幹麼？

斯：你怎麼知道他來過？

墨：這傢伙的嗓子就跟牙科醫生用的那鑽子一般，絕不會認錯的。

斯：他是和馬菲爾遜一同來的。今天是這位老總的六十大壽，他來邀請席絲綺和我去吃飯。

墨：我明白了……他一定是十二分迫切地需要你這本書。那麼，蘋果餅呢？席絲綺是答應了我的。

斯：她不知道今天會有應酬。可是蘋果餅是有的。你和梅格一同吃飯，我們要到晚上才回來。

墨：我，和梅格？那位過激派的貴女友，甚至當你的面，她也對我遠而避之，好像我是一條蛇。如果單單放她和我在一塊兒，她乾脆就要把滾湯澆了我一頭，而且趁我忙於包紮燙傷的當兒把她對於我和赫斯脫的看法說個不休。她以爲我和赫斯脫當真就是一個東西。

斯：梅格麼？你胡說八道。

墨：一點也不是。她一定要澆我一頭滾湯。我正在奇怪，幹麼她肯替你做這本書的速記。或許她的母親生了病，她急於找錢罷。

斯：不是。

墨：那麼，她爲了什麼？

斯：爲什麼？（停頓一下）那邊的匣子裏有雪茄。

墨：這是我第三次到你這裏來，也是第三次我羨慕你的幸福。

斯：可是先前你怕席絲綺不會歡迎你呢。現在你無話可說了罷？

墨：無話可說。她愛你愛到極點，因此我也沾光蒙她寬容了。（停頓一下）對，好的。（走到書桌邊，拿起那份速記原稿，掂一掂分量）如果不必幹這份髒事，而能享有這一切，（揮手向房內指指點點），那就好了。三萬元。可是我化的錢當真是越化越濫。哎……昨天我之所以痛飲，因為我攪到一個事，進賬還不壞。我居然手裏有幾個錢多下來了。（從口袋裏掏出一把揉得爛皺的鈔票）你瞧，可不少罷？

斯：你攪到的是什麼事

墨：一件無聊的工作。想要打破升空的最高紀錄，飛機上只載一位搭客。而這位搭客就是我。

斯：是一架好飛機麼？

墨：不是，一架爛貨，簡直是跟自己吹的法螺開玩笑。一架普通的遊覽飛機，沒有任何特殊的設計。就是這麼回事。他們想用這種貨打破紀錄，做做廣告而已。一家新廠，沒有仔細考慮過的。可是他們需要吹一吹，出了重價要我在飛機上廣播。

斯：他們給了你多少呢？

墨：一千五百。

斯：不要上去。見他們的鬼。如果是洛克海或者康梭列台脫牌子的飛機那自然是另一會事。

墨：洛克海和康梭列台脫牌子老了，他們用不到做廣告。我不能不接受這筆生意。你的速記員也許是母親病了，而我的母親當真病的很重，我非得馬上弄到六百元，趕快送她到羅徹斯特去診治。要是戒了酒來湊這筆錢呢——那我又辦不到。（停頓一下）喂，老實告訴我，這一次你在俄國走了一趟沒有什麼不滿意麼？

斯：沒有。

墨：他們仍舊是跟戰時一樣的好傢伙麼？

斯：簡直一樣。

墨：這是他們太豈有此理了。

斯：爲什麼？

墨：如果他們變得壞一點，那我們把一切的髒東西往他們身上扔的時候我們捫心還可以少一點慚愧。

席（進來）：我準備好了，我們就走罷。

斯：晚上再見，泡泡兒。（挽住席絲綺的臂）那邊桌子上有雪茄

墨：早已知道了。威士忌放在什麼地方？在那邊壁櫥裏，對不對？

斯：對的。

（梅格進來。）

斯：梅格，只好請你原諒。

梅：沒有什麼，席絲綺已經告訴我了。

斯：一小時後汽車就回來再送你進城去，行麼？

梅：很好。

斯：現在要請你權代主人照料老泡泡兒。

梅：很好，我一定照料他。

席：再見，梅格。而你呢，泡泡兒，在我們回來之前，勉爲其難可不要醉倒。

墨：一定設法照辦。

斯：再見。（和席絲綺手挽手的出去了。梅格坐在墨爾非對面的靠背椅裏，片刻的沉默，汽車開走的聲音。又是沉默。）

墨（走到壁櫥前，拿了一瓶酒和兩只酒杯）：威士忌呢，白蘭地？

梅：隨便。

墨（把酒瓶和酒杯放在桌上）：我是不攪蘇打水的。你呢？

梅：隨便怎樣都可以。

墨（倒酒）：請呀，請呀。（兩人都喝了酒）。你做他那本書的速記一定感得很難受罷？

梅：爲什麼？

墨：因爲你是過激份子。可是當然啦，看在銅錢面上。不過現在你和我坐在這裏你會感覺到難受的？是不是？到底這不是有進賬的事。

梅：不。我和你坐在這裏，雖然看起來這是奇怪的，然而我並不覺得難受。不過……

墨：不過什麼？

梅：不過請你不要發牢騷。行麼？

墨：行。（倒酒）可是你知道爲什麼我喝的那麼多？

梅：爲什麼？

墨：每天我口說和廣播那麼多的髒話，我得提防着我的嗓子受影響，而防備之道便是澆以酒精。

梅：可是有時候你也用手寫的。你應當也用威士忌來洗你的手。

墨：你這話可說對了。可惜我的錢不夠。去罷，我們吃飯去。

梅：好罷。你聽——多麼沉靜，我們倒像一條破船上的兩個水手。

墨：在船出了事以後。

梅：也許是在出事以前呢……
（長久的沉默，兩人悄悄地離開這房間。）

（幕落）



第二幕 第二景

佈景同上。十天以後的晚間。斯密司獨坐在房角的一張高背椅中，一動也不動。長時間的沉默。席絲綺進來，家常衣服，工作裙，和前一場一樣。

席：你怎麼啦，哈萊？

斯（瞿然一驚）：哦，什麼？

席：你幹麼了，親愛的？九點半了。你已經這樣的呆在這裏半個鐘頭了。

斯：不會是九點半的罷？

席：我進來過兩次，我以為你在打瞌睡。

斯：不，我不打瞌睡。

席：你的書已經脫稿，你不高興麼？

斯：我是高興的。

席：你是疲倦了罷？是不是呢？偏偏我今天請的客人又那麼多——我不應該請他們來的。

斯：不，不，爲什麼不應該？我喜歡你請他們來。不過，那裏來的錢呢？我想我的存款不見得還有些剩餘罷？

席：你的存款麼？當然用光了。一星期前，就用光了。可是我……

斯：你借到了錢？

席：不，不是；我還有以前我在軍隊服務的時候節省下來的一千元。

斯：可是爲什麼你……

席（打斷斯密司的話）：你聽我說。我很高興當你的錢已經用完而我能够用我的錢讓我們開銷這麼一個星期。我辦的很得意。你不要來掃我的興。明天，馬菲爾遜看過你的書，你又有了錢了。可是今天你沒有，絕對的沒有，而我是絕對的有。可惜你領會不到這味兒是多麼甜蜜。那是只有女人們才能够領會的。

斯：我一天比一天更加愛你。然而今天我又覺得要我再愛你多一點，便像是不可能了。

席：今天？可是明天呢？明天你一定愛我更多一點兒。

斯：明天麼？是的，也許明天我會愛你更多一點，除非……

席：除非什麼？

斯：除非明天你不棄我而去。

席：你這是什麼話，你發神經了？幹麼的？你的眼裏有眼淚。你是疲倦了。你簡直是脫了力了。（按住斯密司，不讓他起來，跪在他面前，偎伏在他身上）。你胡思亂想些什麼

呀？我離開你還有何處可去？（跳起來）快來，看一看我把各樣東西都佈置得怎樣。

（拉他起來，挽着他的手，引他走到門前，推開門。門內就是餐室。可以看見室內後方一張大菜桌，擺設得像過節似的）你喜歡不喜歡？

斯：很喜歡。

席（關了門，和斯密司挽臂在室內走來走去）：你——一；我——二；梅格——三；普列斯東——四；然後，還有芬南·勃列琪以及我的另一老友莎萊·霍潑金斯——，我不知道你認不認識她。

斯：不認識。

席：我也並不十分喜歡她。可是她之爲人，永遠是這樣神經過敏，而且吹毛求疵，因此我今天也請了她，拿你出來給她看看。這是六了。古爾特——七。我知道你不大喜歡他——

斯：不，沒有關係。

席：可是我請了他是有用意的。他一向很照顧你，特別是你出國的時候。讓他來看看我們倆過的多麼美好。比他那住在舊金山的有錢的醜婆子要好上一百倍。

斯：有沒有請了泡泡兒？

席：當然。他是第八，最後一位。今天梅格拿了你的書到紐約去的時候，我要她無論如何把

泡泡兒找到帶了他來。（停頓一下）哈萊！

斯：什麼事，親愛的？

席：你有什麼不舒服麼？出了什麼事麼？有什麼憂慮？有什麼煩惱？告訴我。

斯：沒，沒有。什麼都沒有。我猜想我不過是疲勞過度。（走到那通往遊廊的玻璃長窗前，

望着外邊的園子。）

席：哦，我壓根兒忘了。你看見從那棵梨樹起，直到小丘那邊三棵松樹為止這一方空地麼？

斯：哦。

席：這不是很美麼？

斯：哦。

席：差不多是四分之一英畝大小。今天我跟赫特遜太太談過了，——這地是她的。她可以讓

給我們，而且價錢很公道。當你那本書的錢拿到了手，我們乾脆就把這塊地買下來。那

時候，我們這園子就另是一番風光了。好不好？

斯：好。

（電鈴響了）。

席：謝天謝地。這一定是梅格和泡泡兒來了。（親了斯密司一下就跑出去。斯密司木然站

着，依然定睛望住了窗外。

席（跑進來，抱着一只長方形的紙盒）：來了。喂，拿這去馬上就換了來。

斯：這是什麼？

席：這是我給你的一個意外。我把錢給梅格，要她代你定製了一套新衣。這就是。去試試穿了來給我看。可是得快一點兒呢。穿了來給我看。（差不多是把斯密司推了出去。梅格

和墨菲爾進來。）

梅：一切我都遵命辦妥，甚至於我還坐在理髮舖裏立等墨菲爾先生刮臉洗頭。

席：謝謝你，梅格。而你呢，泡泡兒，老實人，你何必洗頭呢。你不如早一點兒來。

墨：不，我不能不洗。我不過是借此清醒一下我的腦袋。

梅：而且是洗了兩次呢，請注意。

墨：不錯，兩次。理髮師把我洗過了，弄乾了，梳好了，可是我覺得還沒過癮，要他再洗一遍。他想爭辯，可是我對他說，我喜歡洗多少次就是多少次，不跟你相干。

席：今天你的興致好極了。也許你可以把哈萊的興致也提起來。

墨：好罷。你知道的，你們的事我都不好拒絕，——你的或是斯丹利（梅格）小姐的。

梅：叫把我也牽在一處說。

墨：爲什麼？自從我們說好了不談政治以後，我們不是相處得很漂亮麼？今天你還喝了我水壺裏的威士忌。

席：哦，梅格，這話是怎麼說的？

梅：我在開車，覺得冷，我知道他的口袋裏老是有這些玩意的，怎麼，現在你又肉疼給我喝了你的一口威士忌？

（斯密司進來，穿一身藏青的新衣。）

席（把他轉來轉去）：讓我們看。漂亮！可是，看呀，梅格，看這裏，背部，——你看來是不是稍微皺得一點？

墨：現在就通行這樣。

席：你免開尊口！你那一身衣服還不是跟掛在衣架上似的！梅格，你覺得怎樣？

梅：我覺得也就可以了。

斯：喂，到底你把我轉來轉去要轉到幾時爲止呵？我可不是陀螺呀！

席（責罰的口吻）：瞧你這領帶，當然又是照例歪在一邊了。（抽一下那領帶，蹣起足跟，和斯密司嘴親。）跟你說着玩的，今天你的領帶打得很好。我不過想和你親個嘴，不讓人家看見罷了。（轉身向梅格和墨爾菲）你們沒有看見什麼罷，不會看見罷？

梅
：對，我們沒有看見。

席：梅格，和我一同去，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安排呢。

墨：等一下。看看我給哈萊帶來的這一個意外。（伸手進衣袋亂摸。摸出一張報紙攤開來。佔了全頁地位的廣告上的大字，可以看得見。）

席：這是什麼？

墨：馬菲爾遜的星期增刊，整整一面是專門給我們（向斯密司點頭）這位光榮的朋友的。這是向世界宣告，他那本書將是如何的了不起，他是多麼富於天才，多麼客觀，多麼忠實，那書的裝訂怎樣出奇地好看，而最最重要的一點，又是怎樣地便宜。你們覺得如何？

席：給人家的印象太深了。

墨：尤其妙的，是這一切都辦在那本書還沒照面的時候。這種事情，人生一世也不過碰到一回！

斯：是的。

墨：他的名字是用了二寸大的特號鉛字排的。

席：真是體面。我從沒想到會這樣的。你呢，哈萊？

斯：我也想不到。我的意思是，我簡直莫明其妙……

席：瞧呀，又來了，你今天老是這樣沒精打采的。泡泡兒，把他的興致鼓起來一點，不然，我連你也要怪上了。來罷，梅格。（兩人都下去了）。

墨：我看出來了，我帶來的這個意外，不大適合你的脾胃。

斯：說老實話，很不適合。

墨：爲什麼呢？

斯：說來話長。（停頓一下）不過，一句話也可以說明白。是這樣的，你瞧，我寫好的這本書不是他們所希望的。

墨：什麼！？

斯：就是這麼一回事。完全不是他們所要的那一本書。（拿起墨爾菲帶來的那張報紙）俄國要戰爭？嘿，我給了反面的回答。俄國不要戰爭。

墨（大爲高興）：開他們一個大玩笑！你這該天打的，好得很！馬菲爾遜已經拿到了這本書沒有？

斯：拿到了，現在已經到他手裏四個鐘頭了。

墨（笑）：我簡直可以想像到。

斯：想像到什麼？

墨：我簡直好像看見了馬菲爾遜那一付嘴臉。（朝報紙瞥了一眼）「哈萊·斯密司，他的客

觀而誠實，衆所熟知。」（大笑）看他們怎樣轉這個彎兒？

斯：不知道。本來我也不會想到會弄成這樣的過份，特別沒有料到這一張該死的廣告。

墨（沉吟）：可是你得明白，老朋友，你要吃虧的。

斯：不會有便宜。

墨：你……當真你這本書是絕對不利於馬菲爾遜麼？也許……

斯（打斷他的話）：在俄羅斯問題中，沒有「也許」，也不能有「也許」。只有「然」或「

不然」。馬菲爾遜要的是「然」，而我說的是「不然」。這就完了。

墨：不，並沒完呢。你還訂了一份合同的。

斯：哦，合同又怎樣？反正我是一個錢也拿不到了。

墨：還沒有完。也許他們想法要你已把已經預支了的再嘔出來。

斯：他媽的。不相干。反正我是一個窮光蛋。預支的錢還也罷，不還也罷，反正所有這一切

按照分期付款辦法弄來的東西，一旦到期，無力再付，那就都不是我的。從這所房子

起，直到那接你來這裏的汽車，都不是我的。

墨：且慢。另找個地方出版如何？

斯：我早就想過了。不行的。馬菲爾遜，或者不如說他的發行人凱斯勒，給我的合同是規定了期限的，兩年。

墨：嗯？

斯：嗯，那就完了。

墨：可是，如果他們不要而把這書還了你呢？

斯：他們不會這樣做的。爲什麼他們肯這樣呢？相反的，他們既不說不要，也不把原稿還我，乾脆攔它這麼兩年。兩年中間，我受合同的拘束，不能拿它來在旁的地方出版；兩年以後呢，那可太晚了……這不像是一部小說或詩集，這是一種報導，六個月之內就會過時的。

墨：且慢。——你動手寫的時候，這種種你都料到的麼？

斯：大體上是料到的。

墨：那麼着了鬼迷，幹麼你要做這樣一件沒有出路的事？你把書寫起來了，可是連出版的可能也沒有，僅僅乎你的幾個朋友可以讀到原稿。你怎麼會做了這樣的一件傻事？

斯：我不知道。我只能這樣做，不能另作考慮。我受不住。還在俄國的時候，我忽然自己慚愧，也爲你，爲我們所有的同行而慚愧，爲的我們天天製造了這些髒東西（抓住那報紙）給我們美國人每天早晨連早飯一同吞下去。許多年來，這所謂「俄羅斯問題」早已不是單純的俄羅斯問題，而是全世界人們的誠實和操守的試金石。我還沒忘記我是一個人。是的，我是一個人，而並非光是馬菲爾遜的雇員。從前有過一個時候，我誠實而且年輕。而且最後我記得我還有一個老母親，幼年時我受過母親的教訓，她是一位古板而誠實、老年的美國女人，她鄙棄赫斯脫，而依然崇敬阿白拉罕·林肯。……而我就寫了這一本爆炸性的書了。即使只有半打的朋友讀到它，我也毫不後悔。我們不能再讓共產黨說只有他們是誠實的。隨他們去說我不够左罷，隨他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罷，可是他們從此以後總不能說我是不誠實。

墨：嗯，無論如何，木已成舟了。

斯：你不贊成我這樣做麼？

墨：這可難說。可是，我心裏十分難過。而且，當真我自己厭惡自己透頂了。說老實話，如果十號那天我坐了那架倒楣的爛貨飛機到了半空而爆成碎片，——我倒並不覺得很糟糕。相反，我是很高興的。

斯：不要說沒有意思的話。

墨（默然半晌以後）：那麼席絲綺呢怎樣？她還沒曉得這種種的事情罷？

斯：她一點也不知道。

墨：而她和你在這裏她是這麼快樂。

斯：千萬不要再提這話了。讓我不再想起這件事，直到明天。（停頓一下）抽一支雪茄罷？

墨：多謝。（兩人都抽烟，長時的沉默。兩人都在聽着餐室裏來的盤子碰擊的聲音。忽然墨爾菲跳了起來。）

墨：還有一線的希望。

斯：什麼？

墨：且慢。傻子。我們是傻子。有辦法了。有了！

斯：不要發痴。那裏能夠有什麼辦法？

墨：不是「能」不能。已經有了辦法了。（抓住那張報紙）這廣告！整個紐約都知道你這本書了。這當真是個大笑話。

斯：哦，可是有什麼用呢？

墨：你這「什麼」是怎麼講的？這是個天字第一號的大笑話。那蠢貨古爾特，老是這麼慌張冒失的，是他給馬菲爾遜出的主意，在廣告里暗示了你那本書的反蘇聯的內容。我看得出他的手筆。够他受了！剛好他們是自作自受。

斯：怎麼？

墨：再簡單也沒有。這樣一個天大的笑話就等於說那本書會有很大的銷路。凱斯勒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生意人，惟利是圖。爲了額外的幾十萬元的好處，他一定會出賣了馬菲爾遜，而單獨來出版你這本書。他會做出他自己的廣告，而把這本書如何訂約又如何變卦的故事原原本本印在這本書的包裝紙上。這件事在整個紐約至少要哄動一個星期。你明白了罷？

斯：我開始……

墨：天呀，這是個偉大的主意。你那合同是跟誰訂的？就是凱斯勒一個人麼？

斯：是的，只有凱斯勒一個。

墨：這就是說，馬菲爾遜也跟古爾特同樣是大糊塗蛋。他無法可施了。而凱斯勒一定會滿口答應。這傢伙，要是被他嗅到了撒哈拉的那一頭有金錢的臭味，他也會爬過那一大片沙漠去找的。他會表示對你的敬意大請一次客呢。哈萊，拿出威士忌來，不然，我就收回

了我所說的每一句話！

斯（倒了兩杯威士忌）：當真有把握麼？

墨：如果不成功，我永遠戒酒。

斯：何必賭這樣重的咒！

墨：我不怕。我不會輸的。乾杯！（兩人都乾了杯）

斯（沉吟）：當真有把握麼？當真？

墨：我們再乾一杯。（倒酒）

（席絲綺進來。）

席：泡泡兒，這可不是體面的事。幹麼現在你就乾杯？

墨：幹麼現在我們就乾杯麼？因為一切事都要變得十全十美了。十全十美，噯，哈萊？

斯：對。

墨：席絲綺，趕快伸過手來。（抓住了席絲綺和斯密司的手）圍成一個圈子，哈萊，拉住席

絲綺那一隻手。

席（笑）：你搗什麼鬼呀？我一點也不明白。

墨：不要緊，回頭你就會明白的。（手舞足蹈，拉着他們團團轉，唱着：「誰個怕那條又大

又壞的狼，又大又壞的狼，又大又壞的狼。」哈萊，對不對？

斯（興致勃然）：誰個怕那條又大又壞的狼，又大又壞的狼！

（三個人都是狂歡地跳着舞着，用各種聲音唱着：「誰個怕那條又大又壞的狼，又大又壞的狼，又大又壞的狼，又大又壞的狼。」通遊廊的門開了。古爾特站在門口，身穿雨衣，沒有戴帽子。他的臉色異常蒼白。長時的靜默。）

古（驚惶失措）：哈萊，我一點也攪不明白，可是馬菲爾遜打電話叫我，他在發怒，他說，他要我馬上帶你去，不管是死的或是活的。

（台上人愕然，一片的靜默）。

（幕落）

第三幕 第一景

馬菲爾遜的辦公室，同第一幕第一景。晚上。離開上一場兩小時。

古（在門口，讓斯密司先進去）：請呀，請呀。（仍在門口，臉對鄰室內說話，在那鄰室的，大概是一個書記）：那麼，他什麼時候回來？

一個女人的聲音：他沒有說。他光說，要你們在辦公室等着。

古：我們等着。（關了門，坐下）我們等着（頓一下）。照他那時說話的聲音看來，他簡直是發瘋了。我熟悉他的聲音。而且，平常時候他也不是說到半句話就把聽筒砰的一聲掛上的。

斯（帶嘲笑）：舊金山先驅報的主筆呀！看來一個人的老習慣是難得改掉的，你還是怕老總的。

古：怕他這麼百分之六十。

斯：爲什麼恰好是百分之六十呢？

古：因爲我那個報館裏他還佔有股份百分之六十。他捏住這些股子，纔不肯讓出來，這老混蛋，雖然我已經三次想法，挽人出面，想收買過來。（默然有頃）怎麼一回事呢？幹麼

他發了瘋呢？也許發生了什麼變化，也許他現在需要的和你寫好的又剛剛相反了罷？

斯：我以爲你這話倒道着了幾分了。

古：你這樣想麼？出了什麼事呢？我們坐車子來這裏的時候，我把所有的國際新聞的電報都一個一個想遍了。沒有什麼意外。喂，幹麼你不作聲呀？你在想些什麼？倒底這也是和你有關係的呀，該死。

斯：是，也許你說的對，這和我也有關係。而且甚至於是比你多些。別慌，世界政治並沒有發生變化。這只是小之又小的一件事。這不過是我寫了一本關於俄國的說真話的書，我回答那問題——俄國要不要戰爭？——我給了個否定的答覆。

古：呵，是這樣麼？……哦，太好了……

斯：好不好，我不知道。你自然心裏明白。

古（意外地）：不能。照時間算，他還沒有把全稿讀完。

斯：讀一章也就够了。

古：且慢，你這是開玩笑罷。你這是搗我的蛋罷？

斯：現在麼，——哦，不。一個月來——那倒是的。可不是現在。

古：你是正正經經在說？

斯：已經有五分鐘了，我說的都是絕對正正經經的話。下去到酒吧間喝一杯罷。在一場大鬧之前喝這麼幾口是好的。

古：喝幾杯麼？你懂不懂得你闖的禍有多大？你懂不懂得，這於你，於我，多麼糟糕？

斯：當然懂啦，因此我請你去喝一杯呀。（從口袋拿出錢來）我還有整整七大元，去罷。

古：他媽的滾你的蛋！

斯：你這又何必。我小小地開你一個玩笑，這是真的，可是你這個廣告也忒性急了一點。這是你的太打如意算盤，你的大失算。總而言之，爲了我的緣故而使你麻煩，我表示抱歉。來罷，去喝一杯，趁我手裏還有幾塊錢。

古：麻煩？我的麻煩比起你的來，簡直不算一回事。想想你自己的麻煩罷，趁現在還不遲。

斯：可是已經太遲了。

古：不，還不遲。我不知道你寫些什麼，可是我知道，不論是什麼書只要十天工夫就足夠把全部東西像翻手套似的翻過身來。我可以在老總面前給你說好話。他會答應你這麼辦。

斯：他肯答應，可是我不能。

古：別鬧傻勁了，我是以朋友資格跟你說。

斯：不是。你是以一生靠獻策而成功者的資格說話的。你不願意你的名譽受損失。你慫恿老

總把我拉去做下流胚。既然如此，即使遲這麼十天，還是要我做下流胚子。可是我不願意做下流胚子。你和馬菲爾遜自稱是俄國的敵人。然而這句話只有四分之一是對的。

古：還有那四分之三呢？

斯：那就是——你們是美國的敵人。你們要強迫一千萬的美國人再穿上軍裝。你們要箝制所有反對你們的人。然而這是辦不到的。

古（冷酷地）：第一，從明天起，你就完了蛋了。

斯：也許。

古：第二，或遲或早，席絲綺會離開你。

斯：也許。可是現在談這件事是不值得的。

古：不然，值得的。

斯：不，不值得。

古：我是站在友誼上說——我和我的和她的友誼。

斯：住嘴！不用再提你的什麼友誼。你們兩個在澳州的事我全知道。這就夠了。

古：你知道？她告訴你的？

斯：不是。我自然會知道。

古：那麼她呢——她知道不知道你已經曉得……

斯：當然她不知道。一個女人要是上過人家的當的，（毫不掩飾地向古爾特投以鄙夷的一

瞥），特別是上了你這樣的人的當，任何君子人是不會對她提起這件事的。（頓一下）

別動！揍你一頓還不够得很呢。我簡直要你的命。識相點，坐在那裏。得啦，我也坐。

（兩個人都坐下了）老實對你說，甲克·古爾特，我早就討厭你。從我們在學校的時候，我就討厭你。我之所以討厭你，是因為在我們這國家裏你這樣的人比我更能得意，

——而我是愛我們這國家的，雖然這國家裏也有你。我之所以討厭你，是因為你以誠實為可笑，以忠厚為可欺。是因為我的才能十倍於你，而你的有錢却百倍於我。我之所以討厭你，是因為我的老婆曾經一度是你的情婦，——而這並非因為她對你有愛，而是你會佔便宜，乘她孤獨的時候勾引她，正像你會乘人之危，廉價收買死了主人的屋子。我之所以討厭你，又因為你自甘下流，不以為羞。特別是因為你幾幾乎把我也拖成了下流。不要再口是心非地說什麼友誼了。甲克·古爾特。我和你是兩種不同的人；或者說是兩種不同的美國人，也可以。（站起來）我要去喝威士忌了。一個人去。說老實話，我甚至於覺得犯不着用我僅存的這點錢請你喝酒。（下）

（只剩下古爾特了。坐在椅子裏，還是在那裏發呆。然後，心事很重地吹着口哨，站起來，在

室內來回走了幾步。馬非爾遜匆匆進來。）

馬：哈囉。斯密司呢？

古：下去先喝一杯酒再來見你。

馬（按一電鈴。一個書記在門口出現）：斯密司在下邊酒吧間裏。叫他上來。

（書記下）。

古：怎樣？

馬：你已經知道了罷？

古：是的，他對我說過了。

馬：你準備着挨我的一頓臭罵罷？

古：是的。

馬：你猜錯了。一個人聽信傻子的話，那他自己也就是雙料的傻子，他只好怪自己。

古：感謝你高抬貴手。

馬：你來是歡迎的。明天，你得把那三萬塊錢的廣告費拿出來，劃到我的賬上，你說過你負責的。那麼我就從此不再跟你提起這回的事情。現在我找你來不是要狠狠地給你個下不去，我已經一切都布置好，斯密司已經無路可走，——除非他乖乖地坐下來把那本書重

寫一遍。不過，萬一——我看未必，萬一他不肯的話，我們就得另外準備一本書在選舉之前應市。

古：你要我來……

馬：不是。你的文章太壞。鄧尼斯·彌豈爾從歐洲回來後就在佛羅列達休息着。他到過俄國兩次，可是差不多什麼也沒有寫。我們要斯密司寫的東西，彌豈爾都可以寫，限他兩個星期。

古：不過，鄧尼斯·彌豈爾，——我和他很熟——他是斯密司一類的傢伙。……

馬：不錯。所以我就找到他。

古：可是……

馬：你覺得他也許會不聽使喚麼？所以我要用到你了。回家去準備一下，飛一趟佛羅列達。

我已經定好了飛機票了。等我和斯密司談過，再通知你要不要去。我一定要這本關於俄國的書，甲克。我們要這本書來打擊這裏所有的過激份子，從「每日工人報」直到「支加哥太陽報」。全部在內。可是你不要糊塗，——他們比你想像中要厲害得多呢。我們一定要趁早給他們一個打擊。從前法國國會裏也只有一个共產黨員。（按鈴，書記進來。）斯密司呢？

書記：他說他喝完了酒就上來。

馬：很好，我等着他。（書記下）哦，你在舊金山的生意怎麼樣了？好像你新近飛去過一次的？

古：是的，不壞。（頓一下）剛才我來的時候，我以為你一定氣的不得了了，那裏知道你倒滿不在乎似的。

馬：已經過去了。哦，你在舊金山的事業很不壞麼？呵，可不是，昨天，葛利非司跟我說，希望我把我在你那報館裏的股票讓給他。你覺得怎樣？對於這位新伙伴，你覺得合式不合式？

古：嗯，我覺得怎樣麼？（頓一下。他用心地觀察馬菲爾遜的神色。）葛利非司麼？嗯，我不勸你讓出去，你留着罷。

馬（笑）：好，你有你的一手。沒有關係，甲克，不要失望。你總有一天坐上這把交椅。（向那總主筆的椅子點一下頭）。當然，在我死了以後，如果我死在你前頭。這可未必是一定的。不過，人不可貌相，你實在比你的看相聰明些。我老頭兒動了幾下腦筋以後，終於猜到那個葛利非司是你指使出來的。他是代你來買我那些股票的。可是你也料到我已經猜透了你的。很好，你有你的一手。我們是棋逢對手。嗯，去罷。已經不早了。如

果你得走一趟的話，飛機是明兒早上六點鐘起飛的，票子問勃列琪小姐去要去。回頭我打電話給你……

古：再見。（下。在門口碰到了斯密司。）

馬（看他的錶）：你好麼，哈萊，請坐。

斯：謝謝。（坐在桌旁的一張靠背椅裏。）

馬：你的書我已經讀了四章了。四章，全書是……

斯：全書十章。

馬：我讀的很感興趣。我喜歡突如其來出人意外的筆法……文學上的。但是，可惜，却不是喜歡政治上的。

斯：爲什麼？我倒覺得近來你也喜歡政治上的出人意外呢。

馬：對呀，我也喜歡政治上的出人意外，不過這種意外是我加之於人，而不是別人加之於我的。顯然你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小小的然而重要的分別，所以你就犯了錯誤了。

斯：可是，我所寫的並不錯誤。我現在就是這樣想的。

馬：可不是麼。不過，對於我的通訊員怎樣在想，我向來不感興趣。隨他們愛怎樣想就怎樣想罷。我所感到興趣的，是他們怎樣寫。簡單一句話，我並不要干涉到你的私事，或者

乃至想要知道你的思想。我甚至也不打算對你灌輸我的思想。我不是一個年青人，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把我的意見個別地對人講。我是把我的意見通過我的報紙每天早上一下午子對幾百萬人講的。用心讀我的報紙罷。這是我給你的唯一的勸告。現在，我要跟你談談的，只是幾句事務上的話，——純粹事務上的話。你寫了一本書，完全不合我的意思，我不能出版：是不是？

斯：是的。

馬：你預支了稿費七千五百元，然而，合同上並未訂明書的內容，所以從法律上看來，如果我要打官司追討這筆預支，也有困難之處。當然，你對我的行為是詐欺，但這是道德問題，我姑且不談。事情是這樣：如果我不出版你這本書，我就要損失了給你預支的七千五百元，已經登了的廣告費三萬元，以及我可以從你這本書所賺得的，——這也用不到瞞住你——十萬塊。這裏一共就是十三萬七千五百元。然而不止於此。你的書是有一定的政治效果的，而政治效果歸根到最後也還是錢，——否則，我就不會來辦報，我要去賣吊襪帶或旁的東西了。好，這也算是十萬元罷。然而尚不止於此。書的廣告登過了而書沒有出版，這一個大笑話也是有它經濟的意義的，——威信受了損失，對左派報紙的鬥爭也受了損失，諸如此類，也說不完。現在簡簡單單，不再細算其他可能的損失，先

就上面說的，折一個整數，那就是三十萬。我這是很痛快的一句話。對不對？

斯：是的，說下去罷。

馬：你拿了我的七千五百元，而你給我寫的一本書却不是我所需要的，你也許以為我僅僅是站在損失七千五百元的立場上跟你算賬罷？你想錯了。你沒有弄明白。我是作為在你身上損失了三十萬元向你算賬的。這事情可就大得多了，嚴重得多了。坦白地說，我要追究你，直到你無容身之地。你懂得我的意思麼？

斯：懂得。

馬：那麼，現在讓我們來想個辦法，怎樣使你和我雙方都過得去。你這本書後半的面目如何，我只能憑猜想，可是前四章我是仔細讀過的，我以為至多四天工夫也就可以把這四章完全改過來。那就是說，把全書改過來，十天就夠了。

斯：我不能改寫我的書。

馬：這是我也想到了的。當然，這也是情理之常。要你自己把一本剛剛脫稿的書馬上又從頭到尾翻轉過來，原是困難的。我已經找到一個人代你做這件事。你只要做他的顧問就行了，——例如人名、地名的譯音，以及日期，數字等等。當然，這一筆改寫的費用是要你負擔的——大致是二千元。

斯：等一下……

馬：然而這還沒有完呢。還有幾筆損失你得認賬。你這書交給印刷所，要比合同上規定的時間遲了十天，——你得負擔這一筆給印刷所的賠償，大約三千元。這樣，二加三，再加你預支的七千五，而合同上訂明你應得的全部稿費是三萬，扣除下來，你所得的餘數還是很可觀的——一萬七千五百元。不太壞。（拿出一張紙來給斯密司）嘿，拿去罷。

斯：這是什麼？

馬：這是一張聲明書，你同意照我的意思把你的書來修改。這是打好的。你只要簽個字就得了。

斯：這一個字我不簽。

馬：你考慮一下罷。

斯：我早已統統考慮過了。

馬：不要緊，再考慮考慮。

斯（站了起來）：不。

馬：好。我已經爽爽快快警告過你了，你要是拒絕，會得到怎樣的後果。這於你是不利的，十分不利，而且——還要壞。可是請你記住，到了你一無辦法，而且到處碰壁沒有飯吃

的時候，你可以回來，回到報館裏來。你可以來，我的話是算數的，你來了時我還是收留你。當然，我不會再請你担任某一欄的編輯了，也不會請你担任通訊員了。訪員呢？不。我也不會請你做一個普通的訪員。我給你的職務是專跑警察局的訪員。一天十小時的工作專跑警察局，薪水是一星期三十五元。這就是你將來全部的前程事業。這也不算太壞。我從前也是這樣做起頭的。當然，我那時候不過十六歲，而你今年是三十九歲了。可是也不要緊。生活從頭做起，決不嫌太晚。再見，哈萊，——祝你前程一路福星高照。

斯：再見。（轉身向門走去。）

馬（跟上去）：不要忘記，到你走頭無路的時候，我會搭救你的。你可以來我這裏做一名專跑警察局的訪員。（斯密司轉過身來，馬菲爾遜的眼光碰到了斯密司的眼光，於是馬菲爾遜突然沉不住氣了，喊了一聲，砰的一下拳頭打在桌子上）。你可以來我這裏給我做一名專跑警察局的訪員！

（斯密司轉身出去，砰的一下把門碰上）。

馬（鎮靜下來，坐下，撥動電話）：哈囉，古爾特麼？是我呀，立刻準備，你得飛一趟佛羅列達。

（幕落）

第三幕 第二景

酒吧，同第一幕第二景。翌日十二時。斯密司，身穿那套藏青的新衣服，獨坐在台前的一把靠背椅內，——也和第一幕第二景相同。還有，同樣的侍者，同樣的不斷有人進進出出——都和第一幕第二景相同。斯密司默然吸烟，看錶。普列斯東從街上那門進來，走向餐室去。他看到了斯密司了。他止步轉身似乎想走到斯密司跟前，但又立即折回快步走向餐室。當他差不多已經到了餐室門口的時候，斯密司轉過臉去，看見了他了。

斯：普列斯東！

普：哦，您好，哈萊！

斯：喝一杯威士忌罷？

普（遲疑）：我倒願意，可是……

斯：可是你很忙罷？我覺得今天每個人好像都忙的很呀。

普（移步近前）：哦，那麼，讓我來作一個例外罷。不過爲什麼你以爲今天每個人都忙的呢？

斯：我也不知道。也不過「以爲」而已。或許是我多心。（對侍者）來兩杯威士忌。

普：顯然你是想到……

斯：顯然我和你所想的是同樣的一件事情。那不要緊。我想我總可以在那麼多的忙人之前習慣起來的？

普：哎，我怎麼說好呢……

斯：怎麼說？老老實實說。

普：那麼，我想來你也只好如此。馬菲爾遜之爲人如果我所知道的沒有錯，那你的磨難往後還多着呢。

斯：嗯，咱們瞧罷。

（侍者送上兩杯威士忌）。

普（端起酒杯）：那麼，祝你時來運來。（乾了杯）我得走了。就我而言，我實在有點兒事。希望你相信我？

斯：十成裏有九成是相信你的。還是照例的忙於俄國的新聞電訊罷？是不是維蘇威士（意大利境內）火山口子上發現了一座俄國人的無線電台呢？

普：是的。可是，哈萊，你的諷刺找錯了對手了。我並沒在這裏頭賺到額外的一分錢。再說，我可以賭咒，朋友，即使我台尼斯·普列斯東把飯碗丟了，對於俄國人也是一分好

處也不會有的。再見，哈萊。當真我此刻忙着呢。

斯：再見。（獨自默然坐着。少頃。墨爾菲快步進來。）

墨：啊喲，謝天謝地，終於把你找到了。

斯：哈囉，泡泡兒。

墨：你這傻瓜！你懂不懂得你是已經成了家有了老婆的？你把她急瘋了有什麼意思呀？

斯：昨天晚上我沒有法子回家去，泡泡兒。

墨：爲什麼？

斯：因爲（看一下錶）我得先和凱斯勒見一面。跟馬菲爾遜談過以後，我一定要馬上和這出版家談一談。我一定要得個結果，然後回家去有話可說。

墨：那也大可不必。我已經告訴你太太了。我都替你辦了。

斯：你告訴了她了？

墨：不錯，告訴了她了。我，還有梅格。我們把什麼都告訴了她了。（靜默片刻）。

斯：那麼她怎麼說呢？

墨：她麼？她喊了聲「啊……」，然後就說，「泡泡兒，趕快把汽車開出來，咱們找這傻瓜去！」

斯：她說這話的時候她的口氣是怎樣的？

墨：說到「傻瓜」這字的口氣麼？十二分的溫柔。是這樣的（摹仿她的聲音）——「傻瓜」。

斯：現在她在那裏？

墨：現在麼？我可不知道。她，梅格，還有我，分做三路來找你的。不過，半個鐘頭之後，她也一定會到這裏來。我們約好了是在這裏會齊的。

斯：如果她能夠明白，我只要有她在一處，那我就一切不以爲意；——可是，泡泡兒，你以爲這一點她能夠明白麼？

墨：但願如此。每逢事情出了岔子，我是總望好處想的。

斯：凱斯勒馬上就會來的。昨天晚上整整一夜我都沒有睡覺——就怕的和他這談判沒有把握。幹麼他還不來呢？

墨（站起來）：不要心焦。一切都會稱心如意的。凱斯勒這人就認識錢，而眼前這事情有錢可掙那又是一定的。

斯：哦，你不要走。我要你和我在一塊兒跟他談判。如果談不好，一切都完了蛋，那至少我們還可以馬上喝個痛快。你有錢麼？我是兩手空空如也。

墨：我還有一點。五分鐘以前，我又領到了那家飛機公司第二次預付的四分之一。

斯：那一天飛呢？

墨：下星期一。不過今晚要先飛米蘇里一趟，作爲練習。（頓一下）嘿，凱斯勒來了。

（凱斯勒在門口出現。）

斯：您好麼，凱斯勒先生。等了你好一會兒了。

凱：早安。到的遲了，抱歉。半路上碰到一件要緊的事兒，分不開身來。

斯：我來跟你們介紹介紹罷。

凱：我們本來是認識的。（對墨爾菲）十年前，我想是十年前，我出版了你的第一部書。恐怕

這是你最後的一本罷，對不對？

墨：對。你說的不錯。大概是最後那一本。

斯：我想墨爾菲先生到場沒有什麼不方便罷？

凱（淡漠）：一點也不。哦，那就說罷。

斯：我有一本書是跟你訂了合同的。

凱：不錯。（取出合同來，戴上了眼鏡）是馬菲爾遜經手的。他担保賠償萬一有什麼損

失，他負擔廣告費，盈利他分百分之五十。

斯：可是照法律上講，這合同是跟你訂的。出版權是屬於你的。

凱：對，完全是屬於我的。

斯：那麼，現在我想跟你談談的，就是……

凱：不用說了。我什麼都知道了。

斯：啊，什麼都知道了？

凱：都知道。你寫的這本書，剛剛和馬菲爾遜的希望相反。這就是你要跟我說的，對不對啊？

斯：對。不過，要是我把書交給你，不管它內容怎樣，你是可以出版的；合同上並沒有規定書的內容，是不是？

凱：對，我可以這麼辦。

斯：那麼，馬菲爾遜也不能跟你打麻煩？

凱：不能——照法律上說。

墨：自從馬菲爾遜把那廣告一登，這已經是天字第一號的大笑話了。因此你可以多賺十萬元。你不能說我這話不盡然罷？

凱：十萬元？是的，我想來也是不會少於十萬元。

墨（熱心地）：哦，那麼，這是你，你說一聲「行」，——（向斯密司一指）他也說一聲「

行」，馬菲爾遜就完了蛋。怎麼樣呢？

凱：可惜——不行。

墨：見鬼了，怎麼不行？

斯：且慢，泡泡兒。

凱：抱歉得很，我不能不拒絕你這辦法。

斯：凱斯勒先生，你聽我說。難道你，當真你非不出版一本反對俄國的書不可麼？四年前你也出版過我的一本關於俄國的書。我可以保證，今兒我這本書並不比上一本壞。

凱：我怎麼不相信你呢。可是，不相干，十二分的抱歉，我還是不能不拒絕你這提議。

墨：嘿，見鬼，真正勿是生意經！

凱：我早已料到斯密司先生找我來是爲的什麼事，而且我也知道我來了也是白來，可是倒底我還是來了，無非爲了表示我對於斯密司先生的敬意，對於他的才能的敬意。

墨：算了，算了，請你原諒我。

凱：那裏話……斯密司先生，我出版你的書，不止一本，而是三本了，我很願意再出第四本，——如果不是萬不得已。

墨：那麼，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你是個做生意的人。書的內容跟你有什麼關係呢？

凱（管自繼續說）：要是我能够出版你這本跟馬菲爾遜登的廣告完全相反的書，我倒十分高興的。我的父母本來是莫吉來夫（俄國的）地方的人，這一點、斯密司先生，也許你還不曉得。就因爲我的父母是生長於那邊的，我對於俄國有私人的感情。我現在老了，老年人就有點兒那個。可是戰爭的時候，我捐過兩千塊錢寄東西到俄國去。是的，我捐過。所以，再說一遍，我實在很願意出版你這本書，要不是這中間有糾紛會叫我受到極大的損失，而且這損失是我負擔不了的。

墨：可是剛才你還親口承認這本書可以叫你多賺這麼十萬元呢。

凱：這是的確的。可是那損失要比十萬元多得多呢。我老了，我有喘哮的毛病，不定那一天我都會死的，我不願意我這樣快死的人還去得罪人，所以，斯密司先生，我把這事情的前前後後原原本本都告訴了你罷，免得你把我看成太不是個東西。不過，希望你的朋友不要打岔。

墨：很好。我就不作聲。

凱：昨天晚上十點鐘，馬菲爾遜來了電話說：「凱斯勒，我馬上到你那裏來了。」

墨（對斯密司）：十點鐘。一面他派古爾特找你，一面他自己……

凱（責備地看了墨爾菲一眼）：他到了我那裏，不說什麼理由，乾脆就要求我把你這本書的

出版權一古腦兒賣給他，乾乾脆脆，並且出的價錢也是很可觀的。但是我在出版界也混的那麼久了，當時我就盤算：幹麼他來這一手？如果他料到這本書無利可圖，那他一定不會這樣幹的；一定是他料到這本書有很大的好處。有好處，幹麼我不留給自己呢。我乾脆拒絕了他的要求。

墨：好厲害的傢伙！

凱（又是責備地看了墨爾菲一眼）：今天早上，你來了電話而且我也答應了和你會面，接着，馬菲爾遜又來了電話說：「凱斯勒，昨天晚上是我找你，今兒可要你到我這裏來一次。」好，我就去。我看見他坐在他那辦公桌前，滿滿地攤了一桌子的，全是我所出版的書籍的廣告和目錄。「你瞧着罷」，他對我說，「今天或是明天，斯密司會去找你」。於是，幾句話，他就把你們中間的糾紛全說明了。我問他：「你又要跟我買這本書的出版權麼？」「不要了，」他回答，「現在我再也不要了。昨天我是一時的火氣。現在我並不是要向你買這書的版權，現在我可是要直捷了當警告你：要是你把這本書出版，有你的！」我就問他：爲什麼？「因爲我賭過咒，不能讓這本書出版。」他回答。我又問：「要是我不問如何還是把它出版了呢？」「那恐怕於你大大的不利罷，」他這樣說，就把桌子上我那些書籍的廣告和目錄一把抓在手裏，說，「你可以在斯密司這本書



上撈進這麼二十萬，是不是？」「是的。」我回答。「可是，除了斯密司這一本，照你的目錄看來，你今年打算出版的書，有三十七本之多，是不是呀？」「是的。」我回答。「哦，那麼，」他說，「在斯密司這本書上你可以多賺了十萬，然而我給你個警告，所
有我手裏的三十八種報章雜誌一定要用全力來對付你那另外的三十七本書，把它們罵個狗血噴頭。你在這三十七本書上的損失，會比你從斯密司那本書所賺的五倍之多。我要搞的你破產，那怕我陪你破產，我一定也要跟你拼這一下。」

斯：哦哦。

凱：哦，怎麼？等一下，讓我順一口氣。（頓一下）這該死的喘哮。哦，於是他說了聲再見，而且使出他那一打的微笑中間最甜蜜的那一個對我笑了笑，祝我身體健康，運氣好。（頓一下）這就是我統統告訴你了。（向四面看了看）如果不太麻煩，請你把我的帽子拿給我，老了，怕的是彎腰。（斯密司把凱斯勒的帽子，——那是從椅子上掉在地下的，拾了起來遞給了他）。

凱：勞駕，謝謝。（起立）我勸你還是跟馬菲爾遜和解了罷。不過，我認識他有四十二年
了，照今天早上他那臉色看起來，恐怕已經遲了。再見。

斯：再見。（跟在那老頭子背後，機械地爲他開了門，然後走回原處坐下。長的靜默。）

哦，現在怎樣辦呢？

墨（掏出一疊票子來）：哈來。

斯（看見錢了）：什麼？喝幾杯麼？不，我心裏太難過了。我不要喝。

墨：不是爲的喝酒，你收下就是了。

斯：怎麼？你那來的這些錢？

墨：對你說過了，這是那飛機公司給我第二次的預支。

斯：我不能要，你自己留着罷。

墨：不要那麼小家子氣。這裏一共是三百元。够你化兩個禮拜。單說爲了席絲綺，你也得收

下。免她一下子就覺得過不下去了。（把票子塞在斯密司的口袋裏）。總得慢慢地讓她

弄慣起來。

斯：弄慣了什麼呀？習慣於貧窮麼？她本來是不會不習慣的，如果現在她不慣了，那是我作的孽，我是個最最沒出息的。那時我指望些什麼呀？幹麼我一回來不馬上老實對她說？

我那時只想拖一天算一天。我騙她，我不是東西，泡泡兒，我簡直不是東西呀。（突然伸手插到口袋裏）。三百元麼，嚶？

墨：三百元。

斯：已經有一個禮拜了，我化的全是她的錢。你看我這套衣服值幾個錢？

墨：這是定做的麼？

斯：定做的。

墨：大概是兩百五十元。

斯：我化了她從前在軍隊服務的時候整個戰時她積蓄下來的一千塊錢。啊，波波兒，想起來，這比死還難受啊！

墨：算了，算了，不用再說這些話了。我們總還可以想一些辦法。

斯：什麼辦法？

墨：我說不上來。總不會沒有的。（頓一下。他伸手到口袋裏，又摸出一張票子來。）這是另外的二十元，可不要和那一注混起來呀。明兒我飛了上去，你用這二十元買些鮮花代我送給梅格。可不要忘記了啊。記住，我放在你這邊的口袋裏了。（把票子塞在斯密司胸前的口袋裏。）

斯：幹麼要我代呢？明天你自己買了來送給她不就得了。

墨：我自己送給她麼？我怕她呀。她的眼睛會那麼對我一瞪，（摹仿梅格瞪眼的姿勢），說，那不如把錢捐給左翼的工會。你一定代我買了送給她？成麼？

斯：一定。（席絲綺在門口出現。她朝酒吧間內四面掃了一眼，看見了斯密司和墨爾菲，就幾乎用了跑步似的向他們這邊走來。）

斯：席絲綺。（抓住她的手，抓住了不放，却不抬起頭來。）

席：抬起頭來給我看呀。

斯：我不能够。

席：來呀，抬起頭來，我要啊。（斯密司抬起頭來，席絲綺吻他的眼睛。）幹麼你的臉色這樣陰慘慘的？事情都不順利罷？噯？

斯：席絲綺啣……

席（差不多是嚴肅的）：不要這樣。我愛你，因此我努力要堅強起來，那就……那就一切都
可以好轉。泡泡兒，叫酒來。不過我那一杯要加蘇打水的。

墨（對侍者）：三杯威士忌。一杯加蘇打水。

梅格（進來）：四杯。（走到他們跟前坐下）。喂，事情怎樣了？

墨：密司斯丹利，我那個和凱斯勒的交涉辦失敗了，現在我們就指望你拿出什麼辦法來。

梅（勇敢地）：哦，辦法是有的。（侍者送上酒來。梅格毫不猶豫地端起一杯。）一路平

安。（乾了杯）這不是你的口頭禪麼，是不是啊？

羅：我想是的。

梅：爲你的書乾杯，哈萊。現在我不受拘束了，我終於可以說：你這書寫得實在好。

斯：不說了罷，梅格。

席：爲什麼不說？我希望現在我們可以來讀一遍了。現在這不是秘密了罷？

斯：你不生我的氣罷，你不？

席：很生氣。可是，話得說回來，我很高興聽說你這本書無論如何是寫得好的。（對梅格，

有點歇斯的里了。）好麼？

梅：好的。

斯：席絲綺！

席：怎麼？哈萊，美麗的牧歌是結束了。現實生活開始了。也許我有時候性子不大好，可是

那不要緊，我猜想我到頭來還是可以把得穩的。

梅：聽我說。

斯：什麼？

梅：我想起來了。一個禮拜之內，威廉要從歐洲回來了。

斯：哦，那又怎樣？

梅：從前你開始幹這一行時，是和他合作過的。現在你可以把你這本書改寫成爲十篇長文章，他會拿去發表，當然，左翼報紙的稿費不太高，可是也聊勝於無，是不是啊？

墨（熱心地）：當然啦。

梅：什麼？用不到你來插嘴，你這耍筆桿的老強盜。我不是跟你說，我是跟哈萊說呀。

斯：只要他的顧慮不太多的話……

梅：你怕威廉不肯麼？

斯：是的，現在我對於一切——或者幾乎是一切，都不敢說有把握了。不過，不，威廉呢，

——我想他大概可以。是的，他當然肯的。（頓一下）席絲綺！

席（從沉思中驚覺但仍然心不在焉）：什麼事啊，親愛的？

斯：他不會有太多的顧慮。一定不會。

席：那就太好了。

斯：什麼東西太好？你沒有聽明白我的話罷？

席：不啊。

斯：你這「不啊」怎麼講？

席：我聽明白你的話了。

斯：怎麼啦，席絲綺，你想些什麼心事呀？（手按在她肩頭，幾乎是用力搖着），席絲綺呀。

席：沒有什麼，親愛的。我不過突然想起，昨天晚上十點鐘我是多麼快樂。

（幕落）



第三幕 第三景

斯密司的家，——同第二幕之第一景。十天以後了。現在斯密司的書房面目全非了。桌業已拆卸，堆在一隅。固定於牆壁上的沙法也已經拆卸了，——背部和坐墊用繩子綁好，書放在牆腳。牆上倒還沒有變動——兩三張畫片，還有，一條墨西哥氈子仍舊掛在本來裝沙法那地位的上邊。一只檯燈，放在地上，拖着它那條電線，一頭依然插在牆上的「撲落」裏。收音機（那是桌上式的）也放在地上了，而本來擺着收音機的那張高脚几却空放在一邊。只有那一對高背靠手椅和一張矮几還在原來的地位，（那就是在舞台前部），後面靠牆還有兩三把小椅子。通餐室的門是開着，餐室裏業已空空如也。傢俱店的兩個包裹搬運伏，悄悄地老是走進走出搬着東西出去，——那顯然是從樓上搬下來的。

斯密司，穿着他那套舊的灰色衣服，坐在高背椅內。面前的矮几上有兩只玻璃杯和一瓶已經開開了的威士忌。靜默。席絲綺手挽着一個籃子從走廊上進來。

斯：你上那兒去了？

席：瞧呀，找到了二十個野生的草莓。多麼漂亮的。

斯：幹什麼呢？

席：我不知道呀。（沒精打采地把籃子裏的東西擦到窗外去。）

斯：席絲綺，你看見那張無線電台播音節目單沒有？放那兒去了？

席：我來找一找罷。（在那堆放在牆脚下的一大疊雜誌、書籍、舊報紙裏亂翻起來）。你要節目單幹麼呢？

斯：今天，麥丘蘭公司播送他們和波波兒在飛機上的談話。

席（把那張單子給了斯密司）：找到了。

斯（手指在那單子上數了下去）：哦，波長一七七五。（旋動收音機上的對準波長的電鈕。聲音來了。那是柔和的音樂的聲音。）不是，還沒到時候。（較長的沉默）。威廉也該快到了。梅格打電話給我，說他們已經動身了。

席（沒精打采地）：那就很好。

斯：你看怎樣，會不會有什麼結果呢？

席：我不知道，親愛的。我現在是什麼都不知道了呵。（從後面抱住了斯密司，吻他的頭）。搬運伙（出現在餐室門口）：對不住。可是我們要搬臥室裏那一口衣櫥了，裏面還有東西掛着。

席：馬上就來。（又在斯密司頭上吻了一下，然後出去。）

廣播的聲音：哈囉，各位。這是麥丘蘭公司的播音。一小時以前，遊覽機打破世界升高紀錄的企圖開始了；飛機載客一位。這飛機是「赫金生」公司的最新型出品，裝有「瑪爾斯特朗」的發動機。敝公司的特約通訊員波波兒·墨爾菲，在這飛機上。我們每隔十五分鐘和他談話一次。喂，喂，波波兒，您好！

墨爾菲的很遠的聲音：哈囉！

廣：現在你有多高了？

墨：我簡直攪不通這倒楣的計數表。大概是九千六百公尺，哦，不，不。一萬尺。

廣：你戴了養氣面罩沒有？

墨：戴上了。我很想喝一口酒，可是戴上了這一套的裝備，那就壓根兒不用想啦。

廣：你看見下面有些什麼？

墨：謝天謝地，只看見茫茫一片白雲。

廣：爲什麼這樣高興？

墨：因爲昨天我剛剛是天天看着地面看足了四十六年了，我簡直是看的厭透。

廣：好罷，再見，波波兒。過十五分鐘，咱們再談。

墨：再見。冷得要命呵。

(音樂。斯密司打了個寒噤，倒了一杯威士忌。梅格在門口出現了，她後面是威廉。)

梅：您好，哈萊。我給你把威廉找了來了。

斯(起立)：您好，梅格。您好，佛列德。請坐。(機械地向那本來是沙發的地方做個手勢，可是當看見那已是空空如也，便趕忙推一把高背椅向前)。請罷。(又推另一把向前)。梅格，您這裏坐。(又去拖一把小椅子來)我坐這個。我盼望您前兩天來的，佛列德，那時候，這屋子裏還不是這樣亂七八糟。剛剛是今天他們來搬走傢俱了。請您原諒。

威：分期付款的罷？

斯：是的。他們願意展期一個月，可是我對他們說，那怕展期一年我也付不出了。

威：那麼，你這房子呢？

斯：房子是——明天。所以他們這麼急就來搬傢俱了。明天住這房子的，就不是我了。(頓一下。)梅格，真可惜，你沒有早來一步。他們剛剛廣播了和波波兒在飛機上的談話。

梅：我知道。我在車子裏也打算收聽，可是我忘了那電台的波長。

斯：那是一七七五。

梅：波波兒說些什麼？

斯：幾句老調，冷得要命，很想喝酒。（頓一下）哦。佛列德，還是先喝點兒酒，談談舊事呢，還是馬上言歸正傳啊？

威：抱歉得很，要馬上談正事。我是在兩個記者招待會之間剛剛抽出這點兒工夫來的。

斯：哦，那也好。（梅格突然站了起來）。梅格，上那兒去？

梅：我先去看看席絲綺。爲的威廉事情忙，而我還得搭他的便車回紐約去。

斯：對，當然。現在我沒有車子送你了。

（梅格下。）

威：得啦，威士忌還是可以喝一點的，可不是？

斯：當然，可以喝一點兒。（倒酒，但兩人都不舉杯。）這六年來，佛列德，你老得多了。

威：嗯，可你也不見得年輕。

斯：對啦。讓我想一想……我們是一九二八年認識的。

威：不錯。那時候報館的公事房還在阿斯托廣場。

斯：是的。……哦，那我們談談正事罷。大概你已經聽到我那本書的故事了。

威：是的，已經聽到。

斯：兩年之內這書的出版權是操在凱斯勒的手裏，事實上就是在馬菲爾遜手裏，而兩年之後

呢，當然，這書也就過時了，——因為這是報導性質的。你明白了罷？

威：明白。那麼你對我有什麼提議？

斯：我打算把這書的內容分做十節，重新寫過，用報章上連載的體裁。材料還是那些材料，可是面目完全不同了，在法律上，馬菲爾遜就不能告我。

威：我明白……

斯？就是這麼一回事。你拿去在你的報紙上發表，你的讀者一定歡迎。我可以担保。

威：我也可以担保。不過……

斯：不過什麼？

威：好，我們坦坦白白地說罷。告訴我，你近來有沒有看過我的報紙？

斯：不常看。個把月來，我簡直什麼也沒有看。

威：可是你大概總也聽到過兩個月前一哄而起的那種對於我的攻擊？

斯：多多少少聽到了一點。說什麼莫斯科來的錢，以及諸如此類的無稽之談。

威：可是這一類的無稽之談却使得報紙的銷數跌了兩萬。這一次就好像有人把總機關按了一下，一天之內，十個報紙同時向我進攻。有赫斯脫系的，有瑪克·考密克的，也有你那馬爾菲遜的，——全體出馬。三天之內，我就變成一個共產黨，一個美國的壞蛋，莫斯

科的間諜，說我這報是拿俄國的錢來辦的。原因是——我在歐洲的時候我自己寫的文章說到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的新的人民的民主政治，如此而已。可是這已經十足充分構成了我的罪狀了。

斯：那簡直是不成話。

威：我幾乎被他們打倒。我並沒有改變我的態度，可是最近一個月內，凡是碰到巴爾幹跟俄國什麼的，我不得不多加一番考慮。然而即使如此，他們還是猶猶然只想咬我一口呢，而尤其是馬菲爾遜這傢伙。

斯：老老實實一句話，你是輕輕易易地就讓步了。難道這是最好的辦法麼？

威：不是最好的辦法，然而在目前唯一可能的辦法。

斯：竟是唯一可能的麼？

威：你大概也找過別的法子了，可是怎樣？

斯：我自己可沒有報紙。

威：要是你有一個的話，你也一下就把它弄掉了。（突然聲色俱厲）真是該死，哈萊，這是鬥爭呵。艱苦的鬥爭。有時候你得退却，你得等待時機，你得忍耐。

斯：可是也許你回想到過去，回想到我們都還年青的時候，佛列德，你何不大胆試一試看？

（一個搬運伙走來了，站在斯密司背後，——他要搬走斯密司所坐的那張椅子，但不便催促，只好站在那裏。斯密司一回頭看見了，趕快站了起來。威廉默然看着這一切。）

威（沉默了一會兒以後）：不能。我不能冒險試一試。另一個時期呢，——可以。可是目前——不能。

斯（並不坐下）：隨便。那就無話可說了。來罷，我們乾一杯，祝我們的老年。年紀這東西是偷偷地上來的，你還沒覺着，可是牠已經來了一大把了。乾一杯罷。

威（起立）：我不願爲我們的老年乾杯。總有一天我們的少年時代還會再來。

斯：難說，佛列德。難說。

威：哦，好罷，那我乾脆把全部事情都告訴了你罷。三天前，我在俱樂部裏碰見了古爾特；他拉我到壁角，用他那照例的皮笑肉不笑的神氣轉達了馬菲爾遜的意思：「我們聽說斯密司要在你的報紙上寫文章了。登不登他的文章，是你的事；不過，要是你登了，那就請你記好，上次我們寫的你和莫斯科的關係等等，不過是善意的開頭，下文還多得很多呢。我們要你的好看，梆硬晶亮的美國大洋會替我們找到一打的人在法庭上作證，說他們親眼看見你領到莫斯科的秘密津貼。」

斯：幹麼你不給這小子兩句耳光？

威：不。在目前，可惜得很，我只能記在賬上。

斯：沒有關係。你不用可惜。一有機會，我要親自跟他算這筆賬。那時可要他的好看。

威：哦，你可不會有什麼損失。

斯：你呢？

威：我的報紙會就此攪掉。

斯：可你的報紙已經攪掉了。

威：不然。我的報紙是保全着的。無論如何，這一班惡魔總還不能夠強迫我登載誣蔑俄國的一個字，或是煽動第三次戰爭的一句話。這一點，他們現在辦不到，將來也辦不到。無論他們用盡了多少方法。可是，在目前，我所能做到的，也不能再多了。目前是一個艱難的時期，哈萊。一定要沉得住氣。

斯：哎，也只好如此了，既然別無其他的辦法……請你不要見怪，佛列德，我了解你，可是了解自了解，我的一肚子氣還是撇的難受。

（梅格在餐室門口出現了，她後邊是席絲綺。）

梅：怎麼？統統都講妥了麼？

斯：是的，一切都講妥了。

梅：告訴我。

斯：回頭在路上，佛列德會告訴你。他趕緊要走，他要趕去出席一個記者招待會。（忽然想起來）原諒我，席絲綺，這位是威廉。這是我的太太。

席（握手）：請您原諒，（苦笑）屋子裏亂七八糟的。

威：再見。

斯：再見，佛列德。呵，梅格，別忘了在車子裏收聽波波兒的談話呢。

梅：不會忘記。我太高興了，你和威廉什麼都談妥了。

斯：我也同樣很高興。哦，梅格，等一下，有一點東西，波波兒托我轉交給你。可是我忘記

了那是……

梅：那是什麼？

斯：哎，忘了。呵，算了。慢慢兒會想起來的。明天罷，明天會想起來的。

梅（吻着席絲綺，悄悄地）：可不是告訴你一切都得好好起來的。明天再見，哈萊。（下。

威廉亦下。長時間的靜默。席絲綺定睛看住了斯密司。）

席：又是一無結果罷？是不是？

斯：是的。

席：不曉得怎麼的我早就料到是不成的。

（收音機忽然拍的一聲響起來了。兩個人都嚇了一跳。）

廣：哈囉，各位。這是麥丘蘭公司的播音。我們又要和我們的特約通訊員波波兒·墨爾菲談話了……波波兒，現在你有多少高呀？

墨：一萬三千尺。顛簸的厲害。

廣：「瑪爾特朗」發動機成績怎樣？

墨：既然我們還沒掉下來，那就當然不錯。

廣：好像你在高頭精神不壞罷？

墨：不壞。仍舊看不見地，要不是你的聲音嘰嘰咕咕刺我的耳朵，那我就以為我是一個人和上帝在一起了。

廣：十五分鐘以後我們再談罷，波波兒。

墨：得啦，滾罷。（音樂）

斯（默然半晌）：可憐的梅格難道終於找到了幸福麼？

席：那麼波波兒呢？

斯：看來這一個耍筆桿的老光棍也在軟化了。

席：哦，願上帝給他們幸福。（長時間的沉默。自此以後，搬運伙陸續搬走了書房裏的傢俱。汽車喇叭的聲音。出差汽車的司機在門口出現了。）

司機（對斯密司）：您叫的車子麼？

斯：車子？我沒有叫過什麼車子。

席：是我叫的。（對司機）等一會兒。馬上就來。外間有一口箱子，請你先拿到車上去罷。（司機下。靜默。）

斯：你要走了？

席：嗯。

斯：永久不回來了？

席：是。

斯（拿出紙烟，遞一枝給席絲綺）：抽一支烟罷？

席（接了烟）：謝謝。

斯：再坐一會兒？

席：好罷。（兩人面對面坐在高背椅裏）

斯：你今天走是好的。

席：爲什麼？

斯：一下子都湊在一起了。（頓一下）我早就料到。我早知道會有這一天的。

席：九天前我的話也是真心話。那時我當真以爲我有足夠的勇氣和你斷守着。

斯：結果是沒有？

席：沒有。

斯：你辦的對。我欺騙了你。

席：不。可是……呵，不要這麼說，好像我並不愛你。我是愛你的。而我之所以突然叫了汽車來，也因爲我愛你。不得不快，不得不突然。否則，我也提不起這勇氣。我的勇氣不
够。我是三天前下了決心的，你知道是三天前的什麼時候罷？

斯：是那天早上吃飯的時候？對不對？

席：對的。那天早上，我吵了起來，爲了錢；我吵了幾句就不吵了，我那時這才明白，我應當及早離開你。請你原諒，原諒我那天對你的吵鬧。

斯：統統這也不過一次……！

席：儘管只不過一次。可是，一次也不願有。要是我再和你一同住下去，那恐怕天天都會有的。哎，幹麼你不說話？

斯：我還有什麼可說呢？

席：嗯，是的。可是，不，爲什麼無話可說？你可以說我千不該萬不該，不該在你艱難痛苦的時候離開了你；雖然在你艱難痛苦的時候，我不過增加了你的累墜。我多待一天，情形會多壞一些的。我有自知之明。我不得不離開你。（起立——默然看着斯密司，好一會兒。然後，突然跪在他面前，扳下他的頭來，吻他的頭髮。）我的漂亮的花白頭，我的漂亮的人兒。（放開他的頭，又捏住了他的手，看着那一雙手好一會兒，然後低頭親他的手，久久不放。）

斯：席絲綺。

席（臉和嘴唇仍然貼在斯密司的手上，語音失常而模糊）：不要打攪我。我愛你這雙手……多麼有力，多麼大，多麼和善的一雙手呵。（對手說）原諒我。（起立，仍復坐在那高背椅裏。）噯，哈萊。你有什麼話對我說呀？

斯：沒有。

（兩個搬運伙走到他們背後來了，斯密司和席絲綺本能地朝四面看了一眼，然後同時站了起來。搬運伙們搬走了那兩張高背椅子。）

席：再見，哈萊。（伸手給他）

斯（握住她的手，很鎮靜）：再見。

（席絲綺渾身猛然一震，似乎要向他撲去，可是碰到了他的眼光；他的眼光是冷靜的，定定地看住了她。看到了這眼光，席絲綺就突然轉身走出去了。斯密司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他聽到車輪碾過砂子路的聲音。喇叭叫。這是汽車開出大門去了。於是一片沉靜。斯密司還是那樣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一個搬運伙走過來了。）

搬運伙：桌子。

斯：什麼？

搬：那邊的桌子。

（斯密司朝桌子看了一眼，看見桌上那酒瓶和一對杯子，就拿起來，團團的朝房裏看了一轉——可沒有放的地方。房子裏完完全全搬空了，只有那架收音機蹲在壁角。斯密司走到收音機前，將手裏的酒瓶和杯子放在收音機上。就在這當兒，廣播員的聲音又來了。）

廣：哈囉，各位。這是麥丘蘭公司的播音。……現在我們又要和我們的通訊員波波兒·墨爾菲談話了。……波波兒！波波兒！我的話你聽得清楚麼？

墨：很不清楚。飛機叫得很凶，像魔鬼似的。

廣：現在你有多高？

墨：一萬七千一百尺。

廣：恭喜，恭喜，快要大功告成了。

墨：你說什麼？我聽不清。

廣：你覺得這架赫金生飛機的質地如何？

墨：質地麼？既然飛得那麼高，一定是好的。可是現在它叫得那麼凶，顯得那麼厲害，我聽不清楚你的話。

廣：波波兒！波波兒！波波兒·墨爾菲！

墨：等一下。駕駛員在跟我做手勢呢。

廣：波波兒！你聽到我麼？

墨：我聽到你。該死的。那，那，好像……好像出了亂子了。我們炸了……我們，……壞了，媽的……

（室內是死一樣的沉寂。斯密司站在那裏，兩手蒙眼，後來，慢慢放下手來，捫着馬甲的口袋，摸出二十元的票子來，毫無表情地，低聲說。）

斯：記起來了。買花的。

(哈台悄悄地進來，穿着大衣，戴了帽子。看見了斯密司，就脫了帽子。默然站着。然後咳了一聲。斯密司轉過身去。)

斯(臉上毫無表情)：好麼，哈台。

哈：您好。

斯：您好麼——太太跟孩子們都好麼？

哈：都好。謝謝。

斯(冷冷地)：我很高興，今天你到我這兒來找你那十塊錢來了。

哈：也許有二十塊呢。倒底這是近年來少有少見極不平凡的大笑話。

斯：極不平凡麼？嗯，也許你這話是說對了。

哈：噯，噯，請你不要見怪。要不是我，總有別人，反正是要上報的了。我可這麼想……！幹麼不是我呢？倒底我們是老同事了。你肯不肯作成我？

斯：有什麼不可以。

哈：只要請您回答幾個問題。

斯：行呵。可是你寫的太不成。你的筆調太糟糕。我希望這一回你這一篇寫得好好的，即使你一生一世只這一次。拿出你的扎記簿來罷，我唸，你寫。

哈：可是……

斯：包你是寫得很好的一段新聞，說不定因此你可以多進賬五塊錢呢。

哈（拿出扎記簿，自來水筆也捏在手裏了）：都準備齊全了。

斯：那麼，記下來罷。（一面在屋內走來走去，一面口授。）今天我訪問了那大名鼎鼎的哈萊·斯密司，——馬菲爾遜報館裏從前的特派通訊員。爲的反抗馬菲爾遜，他把職業也弄丟了。他希望凱斯勒出版他那本書，可是凱斯勒不答應，他打算改寫成報章上的連載，在威廉的報上發表，可是威廉也愛莫能助。他失去了精神和物質的安定，他失去了家、車子、金錢。他的好朋友遇難死了，他的太太離開他走了。當我去訪問他的時候，我不得不站着記錄——他連一張椅子也拿不出來了，因爲所有的傢俱統統都被搬走。外間謠傳，幾天以後他要回到馬菲爾遜的報館當一名專跑警察局的訪員。但這是謠傳而已，完全不真確。這一位斯密司，並無屈伏之意。正如他的亡友常常說的，他倔強的跟魔鬼一樣。這一位斯密司既不會回到馬菲爾遜那裏當一名專跑警察局的訪員，也不會上吊，不會刎頸，不會從二十層的高樓上跳樓自殺。恰恰相反，這一位斯密司正在打算開始新的生活。

幹麼擺了筆，哈台？記下去。我還沒完呢。……這一位斯密司立意要試一試，究竟一個

自幼稟承良好母教的誠實的美國人不能在他所自生的邦國誠實地生活。……記下，記下，哈台！你要是不記，我自個兒來寫。美國之大，這篇談話我一定要找個地方發表它！……好多年來，這一位斯密司，天真地以為美國只是一個而已。可是現在他知道他的想法錯了，——美國是有兩個。而如果不幸中之幸運，他不見容於赫斯脫等等一班人的美國，那他會在那另一個美國找到了安身立命，——這另一個美國裏有過羅斯福，也有過阿白拉罕·林肯！

（幕落）

譯後記

四月三日午後七時，我在莫斯科看了最後一次話劇，五日晚就乘莫斯科——海參崴快車回國。三日晚上所看的戲就是西蒙諾夫的「俄羅斯問題」。

康思坦丁·西蒙諾夫，在中國不是個陌生的名字。他的作品，四五年前就已有譯本。西蒙諾夫在蘇聯更是婦孺皆知，他是最高蘇維埃委員，「蘇聯作家協會」領導人之一，然而他現在不過三十歲。

「俄羅斯問題」是西蒙諾夫最近寫的一個三幕劇，曾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號的「星」雜誌（列寧格勒出版）一次發表。在蘇聯境內，最初上演這戲的，是里加的「拉脫維亞話劇院」，三月尾到四月初，在莫斯科有五家戲院同時上演，而列寧格勒同時上演這劇本的戲院亦有五六家之多。三月中，據「版權局」所得報告，全蘇聯各地戲院共有五百餘家都將上演這劇本，真所謂盛況空前。西蒙諾夫從前所寫各劇本都甚風行，「就會這樣的」一劇會同時在九十九處上演，在當時視為空前，但和「俄羅斯問題」一比較，不免遜色。會得一九四五年斯大林獎，鮑里斯·拉佛連涅夫之「祝福海上的人」，也是戰後極為賣座的劇本，但同時

上演之紀錄，亦僅二〇三個戲院，不及「俄羅斯問題」的一半。

西蒙諾夫在戰後曾赴美國遊歷，劇本「俄羅斯問題」却就暴露了美國所謂「言論自由」之真相，——當然，劇本所接觸到的問題不止這一個，讀者自能看到的。

本年二月號的英文版「蘇維埃文學」載有此劇的英譯，現在就據以重譯為中文，（英文本的譯者是 Eve Manning 及 Seigei Kozetsky）因為是重譯，或許和原文小有出入，那只好留待以後再請懂俄文的朋友加以校正；我現在所能做到的，只是忠實於英譯本而已。

一九四七年六月九日暴風雨之晨，記於上海山陰路寓樓。

世界知識叢書

本社出版國際問題研究書籍，目的在幫助讀者大眾認識世界大勢，灌輸時代知識，以客觀的態度分析和研究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重要問題。執筆者均為當代國際問題專家，立論正確，文字流利，可作學校補充讀物，及自修參攷之用。

戰後蘇聯印象記	賓符譯	一四〇
世界現勢圖解	金仲華編	一六〇
豪門美國	杜若等譯	二〇〇
戰後世界經濟與政治	沈志遠譯	二三〇
東南亞各國內幕	潘公昭著	四〇〇
日本問題讀本	鄭森禹等著	四二〇
新民主國家論	陶大鏞著	四〇〇
論美蘇關係	梅碧華等著	四三〇
論世界危機	李純青等著	四二五
美國與戰後世界	陳原譯	四二〇
世界現勢十講	余孟如等著	五〇〇
俄羅斯問題	茅盾譯	四三〇

德國問題內幕	賓符譯	一四〇
麥帥陛下	梅碧華譯	一九〇
歐洲縱橫談	羊棗著	售缺
世界新形勢	賓符等著	售缺
世界政治參攷地圖	金仲華編	售缺
美國政治剖視	范承祥等著	即出
論馬歇爾計劃	陶大鏞譯	即出
「世界知識」各卷合訂本		

新哲學手冊

周建人譯 六〇〇

誰之罪

適夷譯 三〇〇

▲大用圖書公司出版·本社代理總經售▼

中蘇文化協會文叢書

(小型本)

俄羅斯問題

著者

蘇聯K·西蒙諾夫

譯述者

茅盾

主編者

曹靖華

編輯者

中蘇文化協會

發行者

世界知識社

電話一八四八九
上海河南中路八十二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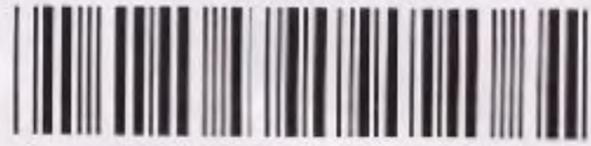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國家圖書館



004636898

法務部調查局



031293

臺中縣立圖書館



子類
78